刑案匯覽

刑案匯覽卷八

目錄

過房之子與婦娘成婚

娶部民婦女爲妻妾

順天府通判在京買妾

强占良家妻女

夥搶被誘婦女從犯將女姦污

縱姦致被强占本夫情急妾告

搶賣有夫改嫁之婦並非夥衆

通姦被栽臟陷姦婦意圖霸留

搶奪娼家撫養十歲幼女已成

挾嫌攔截婦女致被他人姦污

強搶被姦已休轉嫁賣之婦

搶奪興販婦女不論姦污與否

搶奪興販婦女不論身價情否

婦女自帶幼女未便併作搶奪

強搶買休之婦與犯姦婦女同

搶奪興販婦女分別治罪定例

興販賣休婦女亦應作犯姦論

強搶婢女分別來歷曾否知情

一卑幼強搶婦女配與尊長為妻

一父搶親屬之女其子乘空姦污

一糾衆搶獲婦女首夥共向姦污

一首夥二人搶奪路行婦女姦污

一夥搶婦女雖未姦污應擬斬絞

一搶奪路行婦女甫經拉走被獲

一聽從夥搶婦女臨時畏懼逃回

一嚇逼勉從代為媒說尚未架拉

一謀搶並未同行知情代[illegible]女

首犯身雖不行亦在夥衆人數

捏稱買妾翻悔糾衆幫同強搶

窩賊臨時起意搶奪婦女未成

同姓例不爲婚不得謂之瓜葛

媒合不從代搶索有瓜葛之婦

螟蛉歸宗仍屬同姓不爲瓜葛

強搶族姑嫁賣買主業已同謀

聚衆強搶應以臨時人數爲斷

索無瓜葛即不論其曾否媒說

刑案匯覽卷八目錄終

娶大功兄妻爲妻應獨坐主婚

刑案匯覽卷八

娶親屬妻妾

陝撫　咨外結徒犯楊秉德娶大功兄妻王氏爲妻一案查律載嫁娶違律若由父母主婚者獨坐主婚又媒人知情者減犯人罪一等又娶小功以上親之妻以姦論又例載凡嫁娶違律罪不至死仍依舊律定擬各等語此案楊秉德收大功兄妻王氏爲妻係由伊母楊麻氏主婚該省聲明罪不至死按例應依舊律定擬照律獨坐主婚將楊麻氏依娶小功以上

娶親弟妻餘親
主婚應分首從

親之妻以姦論姦緦麻以上親之妻者杖徒律擬杖一百徒三年照律收贖與例相符楊秉德收大功兄妻楊王氏為妻係由伊母主婚業已罪坐伊母男女律不坐罪所擬照律免罪自可照覆 道光六年說帖

陜西司 查律載嫁娶違律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獨坐主婚男女不坐餘親主婚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女為從事由男女男女為首主婚為從又娶同宗緦麻親之妻各杖六十徒一年各等語是嫁娶違律之案應將父母主婚及餘親主婚分別辦理界限甚明

娶大功兄賣休之妻

判斷不容紊況此案楊錦椿主婚將媳媳母氏改嫁與緦麻服姪楊宗德爲妻在母氏聽從翁命律得不坐而楊錦椿係楊宗德緦麻服叔卽屬係親按律應分別首從於娶緦麻親之妻徒罪上減等問擬今該督以楊宗德娶緦麻弟妻係氏翁主婚照律不坐殊屬錯誤應卽更正楊宗德應改依娶同宗緦麻親之妻杖六十徒一年律係餘親主婚該犯爲從應減一等杖一百　道光九年說帖

川督　咨潘懷年娶大功兄妻唐氏爲室一案奉

批嫁娶違律律應罪坐主婚此案該氏之改嫁由於賣
休自應比例罪坐本夫爲是等因查律載嫁娶違律
若由祖父母父母主婚者違律之罪獨坐主婚男女
不坐餘親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至
死者主婚人並減一等等語是律內違律主婚分別
治罪係專指祖父母父母及期親以下尊長而言並
未議及本夫者誠以本夫賣休律有明禁自不應有
本夫主婚之例此案潘懷金因貧將妻虐氏嫁與大
功弟潘懷年爲妻雖該氏之改嫁由於本夫賣休惟

律內娶大功親之妻各以姦論即應各科姦罪該省
將潘懷年依姦緦麻以上親之妻例發附近充軍唐
氏依律擬以滿徒均與律例相符至潘懷全起意將
妻嫁賣與大功弟致伊妻伊弟均干內亂之罪未便
僅照尋常賣休本律擬杖律內又無賣休與親屬作
何治罪專條查縱姦本律本夫應與本婦姦夫同罪
又教誘人犯法亦應與犯同罪今案內買休之潘懷
年及改嫁之唐氏既律以姦論則潘懷全一犯即應
與本婦姦夫同罪惟姦大功親之妻律內姦夫姦婦

與功兄妻通姦
氏翁將氏賣休

娶未婚弟婦為
妾係尊長主婚

各杖一百徒三年例內始將姦夫改發附近充軍本
夫潘懷全自應仍照律與同徒罪今該將潘懷全
照賣休本律擬杖一百殊未允協應改依姦大功之
親律杖一百徒三年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奉尹 咨孫富有與大功弟妻通姦後經氏翁孫忠
將姦婦賣與孫富有為妻孫富有應照姦緦麻以上
親之妻例擬軍孫忠因礙倫紀應以凡論照媒合人
減一等擬以滿徒 嘉慶十九年案

奉尹 咨劉七娶未婚弟婦為妻一案此案劉七之

弟劉八聘定蘇從德姪女蘇大各為妻尚未過門劉八旋即逃亡外出八年無蹤蘇從德因蘇大各年已長成恐誤終身起意商同劉七胞兄劉美主婚將蘇大各配給劉七為妻該府尹比照嫁娶違律獨坐主婚律分別首從問擬流徒咨部詳加酌核蘇大各如已與劉八成婚而劉七於劉八逃亡之後聽從伊兄主婚配合自應照例擬絞今蘇大各雖許聘劉八為妻並未過門婚配則該氏係在室之女劉八既逃亡無蹤例得報官別行改嫁該府尹議請獨坐主婚將

起意婚配之蘇從德等分別首從擬以流徒男女照

律不坐蘇大各仍離異歸宗聽其改嫁別姓揆之情

理均屬允當奉

批此案該府尹所辦頗得情理自應照覆但此等案情

罕見仍交館詳查從前有無成案可比如無舊案則

自此爲始即傳知各司抄存備考又奉

批按法則已嫁者即有名分但律設大法例順人情故

例有逃亡在外三年無信許其妻告官別嫁也此案

蘇氏係劉八未婚之妻其夫未娶逃出八年則嫁本

娶未婚弟妻主婚媒人俱收贖

屬合法惟不得與劉七婚配耳今其父其兄冒昧作合乃愚民之無知既不便謂之收已婚之弟婦亦不可謂之娶應嫁之平人該府尹準情酌理擬以流徒尙屬允協惟不記有無舊案故批交查覆今既查無成案似應以此作爲依據得知各司抄存可也

乾隆六十年說帖

北撫　題汪一受等將未婚次媳孫么女更娶與長子汪洸美爲妻一案查律載嫁娶違律若由男女之伯叔父母兄姊主婚者違律之罪獨坐主婚男女不

坐至死者主婚人減一等又例載嫁娶違律如弟亡收弟婦罪犯應死之案如由父母主令婚配男女仍擬絞監候又律載嫁娶違律媒人知情者減犯人罪一等又因人犯罪連累罪人收贖者連累人亦准罪人贖罪法各等語至兄娶已聘未婚弟婦由父母主婚之案似不在弟亡收弟婦之列檢查乾隆六十年

奉天省咨劉七娶未婚弟婦為妻係由父兄主婚該省將起意婚配之蘇從德等分別首從擬以流徒男女不坐仍離異等因咨結在案此案注一貫先爲次

子汪洸倫聘定魏李氏之女魏么女爲妻汪洸倫旋即物故汪一受憶及魏么女前雖聘與次子尚未過門隨倩劉輝彩作媒備具財禮將魏么女聘定與長子汪洸美爲妻魏李氏允從塡寫庚帖付給汪一受隨後過門婚配該省將擬從婚配之汪洸美魏么女均比照弟亡收弟婦如由父母主婚男女仍擬絞監候例上酌減一等俱擬滿流起意主婚之汪一受魏李氏仍坐主婚之罪照汪洸美等滿流之罪均擬滿流知情媒合之劉輝彩減等滿徒詳加酌核如魏么

女已先與汪洸倫成婚汪洸美於汪洸倫病故之後聽從伊父主婚配合自應照例擬以緩首今魏幺女雖經許定汪洸倫為室汪洸倫於未婚之前物故魏幺女本准改字別姓第不得與汪洸美婚配且魏幺女先許汪洸倫為妻並未過門完姻尚係在室之女即違律嫁娶按律止罪坐主婚該省將魏幺女比例減流已未允協而汪洸美聽從配合雖不得謂之娶應嫁之平人總不得謂之收已婚之弟婦況事由伊父母汪一受等自收主婚得經央媒說合立有婚書

均出於鄉愚無知不諳例禁所致該省將汪洸等比依兄亡收弟婦絞例上減等擬流尚覺情輕法重且核與辦過秦天劉七之案未符似應查照更正應將起意主婚之汪二受魏李氏均比照嫁娶違律由父母主婚獨坐主婚至死減一等律於弟亡收弟婦男女俱絞例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汪一受年逾七十魏李氏係婦女分別收贖知情媒合之劉擢彩照嫁娶違律媒人知情減犯人罪一等律應於汪二受等流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惟該犯係汪

一受僑其作妹即屬因人連累致罪現在汪一受所得流罪已照律收贖按因人連累罪人收贖者連累人亦准罪人收贖法該犯劉辯彩亦應照律准汪一受收贖法准其收贖汪洪美魏幺女由於父母主婚爲女照律不坐魏幺女仍離異歸宗聽其改字別姓似此甚爲酌改庶不至與劉七之案辦理兩歧而情法亦得其平矣再劉七一案前曾傳知各司抄存備考歷年既久見聞人稀各司未必復能記憶應再行傳知各司存記以爲將來依據道光六年說帖

過房之子與婿姻成婚。

在犯罪共逃條內道光九年湖廣司說帖內將江一受案內知情媒合之劉輝彩未便率引因人連累之條與正犯一體收贖致滋寬縱等因須奏者

一盛京刑部 咨徐廷律呈控恩波因借貸不遂挾嫌架訟一案查律載娶小功以上親之妻以姦論又例載姦緦麻以上親之妻者姦夫發附近充軍又律載姦弟妻者姦夫姦婦各絞決各等語此案徐進德因小功堂弟徐進發病故徐姓族長徐恩和因徐進發之父徐恩海早年外出未回家產無人照管與族人親合將徐進德出繼與徐恩海為嗣立過單嗣徐進

德卽與徐進發之妻陳氏婚配該省將徐進德陳氏均照娶小功以上親之妻以姦論姦緦麻以上親之妻杖徒律各杖一百徒三年等因查姦緦麻以上親之妻姦婦應照律擬徒姦夫應發附近充軍今該省將姦夫徐進德一律擬徒已屬錯誤且徐進德過繼與已故小功堂弟徐進發之父徐思得爲子與徐進發卽服屬期親徐進德與徐進發之妻陳氏成婚應以姦論按律姦弟妻者姦夫姦婦各絞決未便仍照小功服制辦理惟查該犯徐進德過繼與徐思得是

否例准承繼徐思海現又外出未歸其或擇賢擇愛亦難懸定檢閱該省原咨勘語並該犯原供徐進德與陳氏婚配均在過繼之後而查閱徐進德先在防守尉衙門原供有小的兄弟媳婦情願嫁小的爲妻並同中人張洪信等將小的過繼徐思海爲嗣似徐進德與陳氏婚配又在未經過繼之先是徐進德應否過繼並過繼之先後均爲此案罪名出入關鍵該省均未敘明應駁令覆審妥擬

道光五年奉天司說帖

娶部民婦女爲妻妾

吏部　查刑部咨辦大興縣民婦王石氏誘令稱係廣東之武舉徐朝泰之妻徐謝氏捏稱孀婦賣與孫懷汾爲妾一案查律載官員娶部民婦女爲妻妾者杖八十定例官員犯私罪杖八十者降三級調用等語此案孫懷汾憑媒買娶徐謝氏爲妾迨詢係有夫之婦即赴坊呈送惟該員係新補順天府糧馬通判雖非府州縣親民官可比究由本處置買應酌減爲降二級調用　嘉慶三年通行本內題准案

強占良家妻女

熱河都統咨王連登聽從逸犯曹幗旺搶奪蒙古女子瑪作一案查李建春與瑪作約為夫婦和誘同逃瑪作聽從開檢復屬苟且無恥與犯姦之女無異曹幗旺稔知瑪作被李建春誘逃情由起意搶賣錢即邀允王連登乘夜將瑪作搶拉出門王連登背負先行走至山後與瑪作行姦一次報縣獲犯審供屬實該都統以王連登在蒙古地方搶奪蒙古女子例無明文應照依刑律辦理並聲明王連登聽從

縱姦致被強占
本夫尚屬安分

搶奪下手搶出負至中途姦汚未便照為從問擬將
王進登依聚眾夥搶犯姦婦女已成為首例擬回城
為奴尚屬允協惟此例現已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
瘴充軍應即更正並將右面改刺改發二字
道光六年直隸司說帖
江督　奏周泳太先與孫幗桂之妻傅氏通姦係孫
幗桂縱容孫幗桂因其不能多給錢文屢次爭鬧控
縣傳訊孫幗桂因係縱姦不敢到案旋即外出迨後
回家周泳太與傅氏不肯斷往孫幗桂懷忿即赴縣告

搶賣有夫改嫁之婦並非夥衆

周泳太習教誤逆惟孫幗柱誣累多人係由周泳太姦占其妻所致將周泳太於強搶犯姦婦女已成遣罪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 嘉慶十八年安徽司案

東撫 咨外結徒犯內張氏因夫張兆林外出起意改嫁以致被姑老張氏賣與張殿爲妾張兆林告官斷回既虧其節復失其身實與犯姦之婦無別劉山與賈榮將其搶賣僅止二人並非夥衆係在逃之賈榮爲首獲日應比照搶奪犯姦婦女量減問擬滿徒魏山係爲從再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嘉慶二十五年案

強占良家妻女

逼姦被控藏匿

姦婦意圖霸占

搶奪娼家撫養

十歲幼女已成

蘇撫　咨郭鏋與陳許氏通姦敗露先經焦添進等私和寢息後郭鏋復與續姦被許氏夫祖陳鋐聞知指控該犯輒令焦添進將許氏送藏王卜五家一月之久顯係有意霸佔雖訊無恃勢強奪情事其串囑藏匿情同姦占應將郭鏋於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絞候上量減一等滿流　道光二年案

東撫　咨搶奪娼婦撫養幼女應否照搶奪良家婦女辦理咨請部示一案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婦女已成爲首者斬立決爲從者皆絞監候又聚衆夥謀

搶奪曾經犯姦婦女已成首犯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婦女犯姦後已經悔過自新確有證據者仍以良人婦女論等語是搶奪婦女之案例內止論被搶之人曾否犯姦並曾經犯姦是否悔過分別辦理至於娼妓之家搶奪貞潔婦女其搶奪本犯例內並無得從輕減明文今該省以姦婦之女若媳以及娼妓家抱養義女守正不污者較先曾犯姦後經悔過者尤為貞潔如一經被搶但論其家是否清白不計其身是否貞淫即照搶

奪犯姦婦女科斷未爲平允山東省現有胡得明等
搶奪娼婦周孔氏撫養幼女翟妮等價買一案翟妮
年僅十歲穉係處女應否照搶奪良家婦女辦理咨
請部示等因查婦女被搶例內止分曾否犯姦並未
泥於律文良家字樣且婦女犯姦後已經悔過尚得
以良人婦女論其並未犯姦之人尤不應復論其家
是否清白更屬顯然蓋婦女以名節爲重而搶奪之
罪即以是否敗人名節爲區別其在良家婦女守正
不污一經搶獲固屬敗人名節若娼妓抱養幼女鄉

挾嫌搁截婦女致被他人强姦

人搶獲即不得以良女論是其人於毫無知識時已不予人於娼妓之手一經搶獲復拘於例內犯姦之條輒以搶奪犯姦婦女論擬之人情例義俱未允協今被搶之省妍既非犯姦之女則搶奪之胡得明等例有搶奪婦女正條自不得牽引搶奪曾經犯姦婦女之例應令該省詳核例文定擬　道光二年說帖

福撫　奏詹錫等因詹葉兩姓械鬥有嫌追見葉陳氏在伊村經過該犯主令詹葉氏將葉陳氏搁回家內致被姦污惟姦污並非該犯意料所及而究由主

強搶被翁賣休與[illegible]價買之婦

搶奪興販婦女不論姦污與否

使攔回所致將詹錦於搶奪婦女姦污律上量減一等滿流詹葉氏並無主使強姦情事惟聽從攔留應於詹錦流罪上減一等滿徒　嘉慶二十四年案

東撫　咨郭相林等夥搶楊傑之妻蕭氏一案查嘉慶二十年該省咨搶奪興販婦女案內被販婦女寗有甘為下賤者亦有幼女被鬻由於父母之命實被逃未姦污尚不失為清白處女者作何治罪咨請部示一案經本部以幼女既經被賣自難保其不為娼女若必以曾否姦污為斷未免漫無區別行令仍照

搶奪興販婦女
不論身價清否

搶奪興販婦女定擬又二十一年該省以婦女已被其夫契賣而價買之人並未交清身價復令本夫隨同覓主轉賣許俟得錢再行找付旋即被人搶奪姦占例無明文咨請部示一案經本部查婦女既肯聽夫契賣雖身價尚未交清本夫隨同覓主而該婦女既甘心受賣於興販之手已屬失節自未便與良婦並論應仍按興販婦女辦理等因咨覆各在案此案蕭氏先許與段西嶺之子段大爲妻過門童養嗣經段西嶺等賣與興販馮五之手迨後馮五將蕭氏轉

婦女自帶幼女未便併作搶案

賣與劉百湖為妾劉百湖故後其姑將蕭氏賣與楊傑為妾郭相林張嗣泰因貧聽從在逃之李六等欲將蕭氏搶賣李六等踹門入室楊傑當即走避蕭氏喊叫李六用刀嚇禁蕭氏畏懼即將所生幼女懷抱李六等將蕭氏等拉出送至李百魁家旋經破控緝獲現犯到案該省聲明蕭氏先經伊翁段西岱等賣與興販馮五之手又經馮五輾轉賣與楊傑為妾是該氏節次甘心受辱置名節於不問未便與良家婦女並論即幼女喜姐亦係蕭氏自行懷抱攜帶非該

犯等一併搶奪自應按夥搶犯姦婦女問擬將郭相林張幅泰依搶奪曾經犯姦婦女已成爲從夥搶例擬流郭相林林聲請留養第因查蕭氏先經伊翁賣與興販之手已無名節可言自難謂之良婦至幼女兜係蕭氏自行懷抱並非該犯等一併搶奪該省將郭相林等依搶奪曾經犯姦婦女已成爲從例擬流核與該省名請部示各案相符似可照議至郭相林親老丁單之處查不准留養係例內並無此條似亦可准其留養 道光二年說帖

謂搶買休之婦與犯姦婦女同

此係道光二年之案此時搶奪興販婦女亦係比照搶奪犯姦婦女科斷是以說帖內敘有興販婦女請示成案迨道光四年將搶奪興販婦女之犯分別首從擬以絞遣另立專例惟此案係買休之婦與新例無所牽涉是以錄存

一

蘇撫 咨李繼周等夥搶李貴買休之妻許氏已成咨請部示一案查搶奪興販婦女之例係專指興販婦女而言至甘心聽從本夫賣休即屬失節之婦不惟與良婦不同亦與興販婦女迥別檢查道光二年山東省咨李六等搶奪楊傑買休之婦蕭氏已成將李六等照夥搶犯姦婦女已成例問擬軍流核覆在

緣此案李繼周因廝元將妻許氏嫁賣囑伊找尋買主該犯說合賣給李貴為妻李貴許給媒錢二千文該犯屢討未給起意糾同李興等七人將許氏搶出尚未嫁賣該省以例無明文咨部請示查許氏因前夫廝元染患癱症將該氏賣與李貴為妻係和同賣休已屬失身之婦李繼周等將其強搶自應比照搶奪犯姦婦女例分別首從問擬軍流未便牽引搶奪興販婦女之條轉致失當該撫聲請定立科條之處應毋庸議嗣後遇有搶奪買休之婦即比照搶奪犯

姦婦女之例辦理 道光四年說帖

山東司 査搶奪興販婦女例無治罪明文從前各
省咨請部示經 臣 部以興販婦女例禁綦嚴無論其
甘心鬻賣已屬失身即幼女被鬻亦屬由於父母之
命然既落諸興販之手即不能仍與良家婦女一例
並觀行令比照搶奪曾經犯姦婦女例分別首從問
擬軍流此後各省遇有搶奪興販婦女之案俱係比
例辦理歷經 臣 部照覆在案茲據山東巡撫咨稱匪
徒明知興販有干例禁因而挾制糾搶圖與平空搶

乖良家婦女有關衡情定斷自應稍爲區別但興販之徒洵爲有罪而被販婦女多係貧乏之人飢寒交迫爲父母者不得不鬻賣子女以活命事處窘急勢難擇人而售是以往往鬻與興販之手其中固有有夫之婦亦有幼女無知雖情節各有不同而其迫於飢寒困苦無告舍一身而救全家之情則理無二致是被鬻由於父母翁姑之命勢非得已乃因寄係興販遂加以犯姦之名寬搶奪者斬赦之重罪似非所以重風化而懲匪徒近年以來搶奪興販婦女之案

漸多未始非法輕易犯之故自宜另行酌擬使匪徒

知所儆設嗣後夥衆搶奪興販婦女之案可否於聚

衆夥謀搶奪良家婦女已成爲首斬立決例上量減

爲絞監候爲從再減一等發極邊烟瘴充軍等因咨

部臣等查興販婦女賣給之人及販買之犯均屬有

干例禁而被販婦女既皆甘心聽從亦與良家婦女

有間是以向來辦理夥搶興販婦女之案比照搶奪

犯姦婦女之例分別問擬軍流第婦女最重名節而

例義尤懲兇惡若因婦女一經被販即不問其是否

淸白概加以犯姦之名似不足以別貞淫而昭允協且匪徒往往知人興販婦女爲者糾搶亦應從嚴懲創俾知儆畏該撫請將夥衆搶奪興販婦女之案可否於聚衆夥謀搶奪良家婦女已成爲首者斬立決例上量減爲絞監候爲從再減一等發極邊烟瘴充軍是定案既不等於良家似與犯姦者有別於禁戢兇暴之中仍寓維持風化之意所擬尙屬允當自宜另立專條以昭畫一惟查搶奪良家婦女已成未成及是否聚衆首從罪名俱分等差則搶奪興販婦女

似亦應量為區別以示持平該撫所議首犯擬絞從
犯擬軍係指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而言其
並非聚衆及夥搶未成首從各犯作何問罪均未議
及自應一併擬定庶引斷得有依據 臣 等公同酌議
應請嗣後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者為首擬
絞監候為從者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同謀未
經同搶之犯杖一百流二千里如聞搶未成為首者
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
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一百徒三年其並非聚衆但

與販賣休婦女
亦應作犯姦論

將與販婦女搶奪已成者爲首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爲從杖一百徒三年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九十徒二年半若圖搶未成爲首杖一百徒三年爲從杖九十徒二年半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八十徒二年如有拒捕其所殺傷係與販之犯仍同凡論若係本婦及本婦有服親屬均依罪人拒捕律科斷如此酌定專條既與良家婦女有別亦與犯姦婦女不同於情法亦得其平　道光四年奏准通行已纂例

湖廣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曾經犯姦婦女已

成無論在途在家首犯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
軍為從幫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同謀未經同搶之
犯杖一百徒三年又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
者為首擬絞監候為從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地
方充軍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一百流二千里又律
載犯罪拒捕者於本罪上加二等各等語此案鄭常
稔知夏氏係陳潮珍向飾金斗買休之婦起意搶賣
邀允龐輝徂等同抵陳潮珍家將夏氏搶出拉走因
夏氏臥地不行鄭常取夏氏手帶鐵鏨打傷夏氏左

右腮脖等處並踢傷其右腰眼經官兵追及逃逸旋
被拏獲該州因例無明文將鄭常等比照聚衆搶奪
犯姦婦女例分別擬以軍流徒杖該撫以夏氏雖係
買休之婦不過律應離異與犯姦不同搶奪與販婦
女其中或有良婦或有曾經犯姦之婦或有買休之
婦而爲首之犯例均擬絞似可將各犯比照搶奪興
販婦女已成例分別首從定擬惟罪名出入懸殊詳
請部示等因查婦女首重名節既肯甘心賣休有夫
更嫁即與犯姦無異至興販婦女其中雖有良婦及

曾經犯姦並買休之婦不等但夥搶犯姦婦女爲首罪止擬軍夥搶與販婦女爲首則應擬絞夥興販之中有犯姦之婦豈能因搶自興販者之手轉貸其犯姦於不議而科以絞首之罪是搶奪興販婦女之中若有曾經犯姦及買休之婦到官時無難各按本條科罪檢查道光四年江蘇省咨李繼周等夥衆強搶李氏買休之婦許氏已成一案該省因例無明文咨請部示經本部咨行該省比照搶奪犯姦婦女之例問擬此案鄭常等搶奪買休之婦夏氏已成事同一

強搶婢女分別來歷曾否知情

例自應援照辦理惟鄭常將夏氏搶出後因夏氏不走將其毆踢致傷自應加拒捕罪問擬應令速飭審擬報部　道光八年說帖

東撫　咨張王氏糾搶閻兆春家婢女轉妮已成咨請部示一案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爲首擬絞監候爲從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一百流二千里等語此案張王氏與閻兆春鄰莊居住轉妮係任李氏之女因貧難度得錢四千將轉妮賣給李姓魏姓後李姓魏姓

嗣轉妮救張王氏之夫張須轉賣未經收留李姓遂將轉妮賣與閻兆書為婢嗣張王氏知轉妮來歷不明起意糾邀已獲之李大牙劉二朱常有陸海然李氏並在逃之張五李桂李觀李成共夥十人欲搶轉妮賣錢分用李大牙等應允是夜張王氏與陸海然李氏並未同往李大牙等七人至閻兆書家將轉妮搶出因閻兆書起捕劉二與李觀用刀將閻兆書砍傷李大牙等並未將轉妮姦污該省以轉妮雖未犯姦第旣已自與販婦女之手卽不能與良家婦女並

論自應遵照部議此照搶犯姦婦女已成例問擬劉二拒捕刃傷闞兆書平復亦應比照搶奪財物傷人如刃傷者首犯擬斬監候惟韓妮被搶之時已在闞兆書價買之後並非搶自興販之手且劉二因搶奪婦女刃傷應捕之人又與搶奪財物刃傷事主者有別又查良賤相毆並良賤相姦各律內凡毆傷他人奴婢及姦他人婢者減凡人一等則搶奪他人婢者較之搶奪良人妻女其情為輕比類參觀亦應減等問擬方昭平允律例並無正條援引恐致失當相

應咨請部示本部查夥衆搶奪婦女之例附於強占良家妻女門內律稱良家妻女者係對娼家與犯姦之婦而言非謂婢女與良家妻女有分別也例稱婦女則婢女亦在其中恭覩名律雖良人毆他人奴婢及姦他人婢者各減凡人一等然律載良人毆他人奴婢若相侵財物者註云如盜竊強奪詐欺誆騙恐嚇求索之類不用此減律仍以凡毆法即良人姦他人婢律內註云如強者仍照凡論擬絞監候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細繹例意良人與奴婢盜竊強奪

詐欺誆騙並强姦他人之婢既照凡人一律問擬則
搶奪他人婢女自不得轉較强姦等類為輕且例載
誘拐婦人子女卽不分良人奴婢搶奪並於誘拐以
此偶反則搶奪他人婢女自應與良家婦女並論未
便稍從輕減惟是同一賣身婢女或徑由父母憑媒
賣給或落諸與販之手輾轉價賣而糾搶之人是否
知情情節既屬不同則其糾搶婢女之罪亦應稍示
區別此案張王氏起意糾搶閻兆書家婢女轉娩已
成如果轉娩由伊母任李氏徑行賣給並非由販賣

者轉賣或經李姓魏姓販賣而糾搶之人並不知情
則該犯婦張王氏平空糾搶並將事主拒捕刃傷者
應照例分別擬以斬絞不得牽引他例率議輕減似
與律例未符今被搶之轉妮先經伊母任李氏價賣
與李姓魏姓迨後李姓魏姓託張王氏之夫轉賣未
留李姓旋將轉妮賣與閻兆書爲媳檢查原咨內據
閻兆書供稱有李姓魏姓聲言轉妮是伊姨外甥女
逃荒來此欲將轉妮價賣伊未經問明來歷遽聽人
說合將轉妮收買爲媳質之轉妮供亦無異是轉妮

已落諸李姓魏姓興販之手並非徑由伊父母恣媒賣給而張王氏之所以起意糾搶者實因李姓魏姓曾將轉娶託伊夫轉賣知其來歷不明所致何與平空糾搶者有間若竟照聚衆夥搶婦女例分別擬以斬決絞候未免與並非買自販賣者無所區別衡情定擬自應酌減比照搶奪興販婦女新例問擬應將張王氏比照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爲首絞監候爲從同搶已獲之李大牙劉二朱常有及同謀未經同搶之陸海系李氏等五犯內劉二一犯拒捕

婢女係由父母
徐氏以良婦論

刃傷閻光書平復係屬別項罪人拒捕應於聚衆搶奪興販婦女已成爲從實發烟瘴充軍例上加拒捕罪二等發遣新疆種地當差其餘李大牙等四犯照例分別問擬軍流再查婦女所經賣入良家即屬良家婦女如有搶奪他人婢女係由伊父母徑自憑媒價賣及雖買自興販之人而搶奪之犯並不知情卽應照聚衆夥搶婦女及強搶各本例分別問擬不得仍以搶奪興販婦女論以示區別而昭限制 道光四年說帖

東撫 題李卜魁等糾搶衣物並聽從王恆智搶奪

王大姐已成一案緣李占魁於道光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聽從宋二㑹等結夥持械行竊事主王志忠家衣飾分用次早王志忠之父王允查知欲圖追獲贓贓囑令王志忠揑以強刼等詞報縣勘驗詳移飭緝是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占魁商逃詳與在逃之王幅智王玉柱李騾梅姚三撞遇閒談王幅智稔該縣民王舉之女王大姐自幼許配胡献祿爲媳王舉之妻王氏因王舉外出家貧將王大姐賣與不知情之高璸爲婢旋收作妾王幅智起意糾搶王大姐價賣分

肥李占魁等允從是夜同夥六人齊抵高璜門首高
起祚因與高璜認識在外等候李占魁等踢門進內
將王大妞搶出背至丹徒廣利家窩藏嗣經王幅智將
王大妞賣與鄒鳳業爲妻得錢與李占魁等均分獲
犯飭審將李占魁等照搶奪犯姦婦女分別從重問
擬並未咨准部覆以來省另有張王氏糾搶閻兆書
家僕女轉妮案內聲明婦女既經賣入良家即屬良
家婦女如有搶奪他人婢女係由伊父母從自價賣
即應照聚衆夥搶婦女及强搶各本例問擬行咨在

案此案王大姐係由伊母王氏逕自賣與高璜爲婢高璜並不知情既經買入良家即屬良人婦女駁飭覆審查王大姐先經其父王舉許配胡廣祿爲媳嗣經其母王氏賣與高璜爲婢旋收作妾雖事由母命按照悔婚另許律應離異已屬失身之婦是以該縣前將李占魁等比照搶奪犯姦婦女辦理因李占魁尙有持械夥竊之案將李占魁等分別從重比例問擬軍流茲准前因自應遵照更正將李占魁高起祥均依例擬絞監候照例刺字等因具題查例載聚衆

夥謀搶奪婦女已成爲從皆絞監候等語此案李占
魁髙起祥聽從逸犯王幅智夥搶王大姐賣錢分用
先據該省以王幅智等稔知王大姐原許與胡廣祿
爲媳經其母王氏價賣與高璜爲婢旋收作妾擬照
悔婚之律即應離異已屬失身與良人婦女不同將
該犯等依搶奪犯姦婦女例擬流因該犯尚有持械
夥搶之案從重照例擬軍等因咨部經 臣 部以王大
姐係伊母王氏逕自賣與高璜爲婢高璜並不知情
既經賣入良家即屬良家婦女不得與犯姦婦女同

科駁令另行妥擬今據遵駁改擬臣等復查王大妞
固係悔婚另嫁律應離異之婦惟究由伊母主婚未
便加以犯姦之名遽將李占魁等比照强搶犯姦婦
女爲從擬流即謂悔婚另嫁之婦與以禮婚娶者不
同若一經被搶即概照夥衆搶奪良家婦女爲從例
擬絞監候入於秋審情實不足以示區別亦祇可矣
秋審時酌量衡情辦理不得於定案時遽擬輕減致
涉畸重畸輕之漸現既據改擬具題詳核情罪尚屬
允協應如所題李占魁商起祥均合依聚衆夥謀搶

搶居喪改嫁婦
誤搶良婦請示

奪婦女已成爲從例均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事主王允嘱子王志忠以竊報强例應杖一百惟王允年逾九十照例免其坐罪王志忠聽從父命並免置議王大姐原許胡廣祿爲妻今胡廣祿以王大姐業經高璝收買爲妾已屬失身之婦情願退婚王大姐應仍給高璝領回完聚高起祥之父高玉林不能禁子爲匪關傳責懲等因題准　道光六年通行

山東司　查搶奪婦女例內搶奪良婦與犯姦婦女並興販婦女各有治罪明文若搶奪居喪改嫁娶律應

離異之婦律例內雖無作何治罪專條然案情百出不窮律例豈能周詳總須承審官悉心勘訊按照律例妥擬即使例無正條自可援引他律比附科斷不得以案情與律例稍有未符率請部示今該撫以臨朐縣民張彬等聽從張令彬搶夫亡改嫁之董李氏已成該撫因例無明文可否比照搶奪與販婦女例問擬並博山縣現有圖搶犯姦之婦誤將良婦搶出迨出門後知覺畏懼即逃應作何治罪之處一併諮請部示等因查辦理案件應由外省準情定讞依律

問擬罪名是否允當由本部核覆即例無專條之案自有援引他律比附加減之名例可循若因擬罪恐有出入或應否量減或比附何條預行咨部商定則是部中自擬自覆不惟於庶獄無以昭詳慎亦於體制未符所有該撫咨請部示之處本部均未便遽擬應令該撫將該犯等按照律例妥擬到日再行核覆

道光五年說帖

搶居喪改嫁婦分別曾否成婚

蘇撫　咨武開忠聽從田玉登糾衆強搶居喪改嫁之孫祀氏已成一案又張二秃子聽從張二彫搶王

鳳奇之妻劉氏　案查核案情孫紀氏因前夫王應儀病故不願孀守改嫁與孫淵為妻武開忠過見田玉登等田玉登道及孫紀氏前夫病故未久甘心改嫁並非貞節婦人起意搶賣武開忠等允從同往將孫紀氏搶出又劉氏因前夫穆大本病故經父劉文奇主婚改嫁與王鳳奇為妻過門成婚張二與張二禿子等會遇張二道及劉氏前夫繼故即行改嫁定非良婦起意搶賣眾各允從同往將劉氏搶走該省將武開忠張二禿子等均照聚眾夥謀搶奪犯姦婦

女已成爲從例擬以滿流檢查本年六月間山東省咨張彬等聽從逸犯張令糾搶李氏一案李氏於道光三年二月間前夫董貞物故經伊父李成祥主婚改嫁與孫榮爲妻定於三月十八日過門至期央王京等送李氏赴孫榮家張令見男女同行疑爲來歷不明起意搶奪糾允張彬等將李氏搶回該省以李氏甫居夫喪既非例得改嫁雖與夏婦同論第李氏被搶之時尚未失身既未便加以犯姦之名將聽從幫搶之張彬等比依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

為從擬軍務結在案今劉氏紀氏均係居喪改嫁按一律應行離異且夫亡未久即甘心改嫁業已過門成婚實屬失節之婦核與李氏甫經在途尚未成婚之案不同該省將為從幫搶各犯比依聚衆夥搶犯姦婦女已成為從擬流尚屬允協應請照覆 道光十六年說帖

搶居喪改嫁已成婚之孀婦擬軍

山東司　一　此案扈振興因魏氏之夫侯可興伊素相交好侯可於道光七年五月間病故魏氏即於是年十月間憑媒改嫁與王得正爲妻該犯因魏氏夫喪未滿不應改嫁心懷不服起意糾同孫添才等將魏氏搶出希圖嫁賣旋被緝獲該撫以魏氏夫喪未及半載輒行改嫁難與良婦並論未便科扈振興以強搶良家婦女之罪而魏氏雖已改嫁失身究與犯姦婦女不同又未便將該犯等照強搶犯姦婦女之例問擬律例並無治罪專條可否比照興販婦女例將

應振與問擬殺候抑或如何酌減之處咨查亦不遵等因查糾搶與販婦女罪應擬絞而糾搶犯姦婦女罪止擬軍者蓋因被搶之婦女有失身不失身之分故糾搶之罪名亦異至糾搶居喪改嫁婦女例內雖無作何治罪明文惟甫爲未亡之人遽作新婚之婦其情事雖與犯姦不同其失身實與犯姦無異是以從前辦理搶奪居喪改嫁婦女成案除婦女尚未過門成婚者酌照搶奪與犯姦婦女例定斷外其業已過門成婚者俱係比照搶奪犯姦婦女之例問擬並無歧

夥搶犯姦婦女誤搶良婦嫁賣

誤令扈振興因魏氏夫喪不滿輒行改嫁起意糾衆搶奪希圖嫁賣檢閱該撫原咨內稱魏氏業已改嫁失身自應仿照從前成案將扈振興等比依搶奪犯姦婦女例分別首從科斷應令該撫按例妥擬

道光十三年說帖

江西撫　咨張文佩因聞陶和茂家窩頓閩籍犯販犯姦之婦葉氏該犯起意糾同李坤等搶奪以致誤將陶和茂之妻喻氏一併搶獲後因喻氏哭訴始知誤搶輒用言嚇禁強逼嫁賣查葉氏係被販賣之

強搶由伊翁主
婚改嫁之孀婦

婦而喻氏不得因其夫萬布興販謂非良婦第該犯等究係誤搶應將張文佩比照誘拐婦女典賣與人爲妻被誘之人不知情例擬絞監候李坤等照爲從減一等滿流嘉慶二十三年案

山東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所搶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爲首者斬立決爲從皆絞監候等語此案李石頭子因靳氏夫故孀守其翁師世蘭欲令改嫁靳氏亦屬情願託人媒說賣與張義

子爲妻正欲成交經靳氏之父靳合查知今向囘財禮將靳氏接回囑允伊戚王代子代爲找主價賣即將靳氏送至王代子家寄住李石頭子因見王代子家有婦女疑係來歷不明起意搶賣隨糾同徐黑子張良子李孝子趙五子糾搶夜抵王代子門首敲門進內將靳氏搶出輪流姦囘旋被拿獲該撫以靳氏夫喪未滿即欲改嫁與良婦不同將李石頭子比依聚衆夥謀搶奪興販婦女已成爲首例擬絞監候徐黑子等擬軍等因具題臣等查靳氏因夫故孀守始則

其翁師世蘭主令改適繼則其父靳合接回別嫁本有不得不從之勢並非靳氏不安於室況該犯聚衆強搶之時靳氏尚未失身自應仍以良婦論至王代子雖係舊匪而靳氏係其表親在彼居住亦屬戚誼來往之常與已經賣身與人興販者迥別且查靳合如果意圖財禮何不向師世蘭商分身價而必欲接回另嫁師世蘭係例得主婚之人何以肯聽靳合阻撓張毅子既圖買未成迨後經官諭令靳氏不許改嫁何以仍敢買娶恐係因張毅子買娶於後遂添揑

師世甫價賣在先以爲靳氏本非良婦之據再此案僅據李石頭子等供稱一同進門並輪流背負究竟何人入室何人輪背原題亦未聲敘明晰該撫於屢弱翁撥則嚴誅心之律而於强搶兇犯轉覺瞞首之誅罪名出入甚鉅案情疑竇多端應令研訊確情按例妥擬　道光十年說帖

吉林將軍　咨劉文魁糾搶郭丁氏姦污一案此案劉文魁因知于功佩之子于太於道光六年二月間病故遺妻丁氏欲娶爲妻因聞于功佩索身價二百

吊劉文魁之錢致未媒說五月初四日于功佩商允其媳丁氏情願改適遂同氏父丁士滏主婚媒徐幅祥將丁氏許給郭起爲妻是月初六日迎娶過門成婚初七日劉文魁探知丁氏已經郭起買娶起意將丁氏搶回爲妻商允伊兄劉文彬劉文會及素識之孫兆同往幫搶復慮人少恐有攔阻捏稱頃媒娶定丁氏爲妻因被郭起娶去約衆找向郭起不依添邀劉文柱等十五人攜帶器械趕赴齊抵郭起門首囑令劉文會等在外等候自與劉文彬孫兆走入郭

起院內維時丁氏一人在屋劉文魁即上前抱住丁氏上身囑令劉文彬孫華抱起下身將丁氏搶出劉文桂等一見劉文魁將丁氏搶出即各畏懼跑回劉文魁等將丁氏放入車上至家劉文魁即將丁氏強逼姦污該將軍將劉文魁依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孀婦女已成爲首例擬斬立決劉文彬孫華聽從入室架搶均依爲從例擬絞監候劉文桂等擬以徒杖等因查劉文魁強搶再醮之婦丁氏已成丁氏於道光六年二月夫故於五月即聽從翁父

主婚改嫁郭起爲妻居喪未及半載即行改適係屬違例改嫁之婦與良婦不同核與上年江蘇等省武開忠等各成案相符惟丁氏已被劉文魁嚇逼姦污若僅比照強搶犯姦婦女已成例擬軍未免輕縱自應酌量將劉文魁比照搶奪興販婦女已成例定擬該將軍將劉文魁等依聚衆夥謀搶奪良家妻女例分別首從擬以斬決絞候並將丁氏仍行斷歸郭起領回於居喪改嫁罪坐主婚及應行離異各條俱置不議殊屬錯誤應令該將軍 另行照例妥擬

哭妹強贅嫁婿不從強行姦污

道光七年奉天司說帖

江南道御史　奏強娶孀婦不從糾衆登門強行姦污之案請定專例一摺查律載豪強勢力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從之犯照爲首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惡徒夥衆將良人子弟搶去強行雞姦者爲首擬斬立決爲從同姦者擬絞監候又聚衆夥謀搶奪路行婦女爲妻妾者爲首擬斬立決爲從擬絞監候各等語又嘉慶六年七月臣部議覆安徽按察使恩

長係奏匪徒聚衆於素無瓜葛之家昏夜糾搶入室搶奪孀女即照搶奪路行婦女例分別首從問擬斬絞等因奏准在案稽覈各例搶奪孀女為首斬決為從絞候強占妻女者為首絞候為從滿流罪名輕重迥殊總以平空夥搶者為重蓋不法匪徒因猝見婦女平空夥衆搶去無論在室在路均情同光棍故即照光棍例分別擬以斬決絞候若素有瓜葛或先經央媒說合因其不允夥同强奪姦占則事出有因較之猝見婦女平空夥搶情同光棍者有間應依强奪

姦占本律定擬臣部向於此等案件均係如此區別
辦理今據該御史奏稱浙江省秋審冊內吳阿備圖
娶未允聚衆強姦孀婦俞徐氏一案該撫以例無專
條比照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者律擬絞監候入
於秋審情實業經擬結毋庸議外詳究例義吳阿備
因貪俞徐氏遺產圖娶爲妻旋即聚衆上門幫同捆
縛強行姦污奪之而走實屬光棍匪徒律以光棍爲
首之條亦非所當得不應止與強奪姦占者同科即
吳咸喜吳緝吾幫同綑縛孀婦女亦與幫同打搶之人

罪爲較重請

勅部歲立專條等語臣等查吳阿備因貧虛圖贅業已央媒往說在先因未照允即以强贅之言嚇唬俞徐氏恐該犯果往强贅意欲遷居該犯聞知始即起意强姦逼令招贅隨邀吳咸喜等同往幫護該犯將俞徐氏强行姦汚聞拏背走是該犯先經央媒往說未允始糾衆前往强贅與平空夥搶者已屬迥殊雖當俞徐氏出房喊罵之時夥犯吳咸晉吳紹晉用繩綁住兩手拉至牀上走出門外把護該犯卽將俞徐氏捻

按強姦視他案糾夥搶回嚇逼成姦或哄誘成姦者不無稍異惟強姦者僅止該犯吳阿備一人被糾之人並未隨同行姦不得即按輪姦之例均照光棍首從斬絞辦理其當時強逼成姦與奪回強逼成姦先後雖殊而姦占則一至其將徐氏背走之時各犯均已聞拿逃逸又與夥衆搶奪者不同總之該犯圖姦不允而起意強姦因起意強姦而邀人幫護其先既有媒人嚇唬之言其後並無夥衆輪姦之事該撫將吳阿備依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律擬絞係屬

按律問擬並非例無正條比照科斷若如該御史所
奏此等案情即照光棍例定擬則素無爪牙平空夥
搶及首從輪姦之案又當何以加重該御史又牽引
搶奪良家子弟强行雞姦者即照光棍爲首擬斬立
決謂與此等案情脗合不知夥搶良人子弟雞姦首
從均照光棍定擬亦深指輪姦而言例文各有攸歸
未便摭拾牽混除原定絞候擬以情實之犯同備一
犯業已入冊候
旨外所有該御史奏請定立專條之處應毋庸議

嚇逼本夫休妻乘機聘娶爲媳

嘉慶八年浙江司說帖○此等案情必致有成就方與現行例相符錄以備參

直隸司　查上年八月湖南省咨謝元與王九萬之妻李氏通姦商同氏父李紹周逼令本夫休棄娶討爲妻一案該撫將謝元依用計逼勒本夫休棄律擬杖六十徒一年經本部以該犯倚恃縣役戀姦謀娶逼勒退婚情同姦占覈令另擬嗣據改照棍徒擾害例擬軍咨部覆准在案此案趙端士因見胡任氏被夫責逐同家起意乘機謀娶給伊子趙伯麟爲妻商同曾之鐸等將胡有義嚇至令其休妻不允該犯即

姦夫商同氏母強逼本夫休妻

以告官之言恐嚇並走休書稿底逼令滕爲胡有義畏強照寫嗣赴學院衙門具控又被該犯兇令孫精一攔回該犯見事已寢息往向氏母任陳氏說允聘娶任氏與趙伯驥成婚核其情節與謝元情罪相等該省將趙端士照棍徒擬軍似可照覆乾隆五十八年說帖

順尹 咨鄭陳氏聽從張俊保強逼伊壻休女改嫁一案查張俊保因與鄭氏調戲成姦本夫張孝並不知情張俊保意圖謀娶鄭氏爲妻許給鄭氏之母鄭陳氏財禮嘱令轉向張孝相商休棄改嫁鄭陳氏貪

利允從張俊保即浼胡老糕爲媒送給財禮錢文鄭陳氏囑伊子鄭長明寫就休書向張孝捏稱鄭氏患病誆令張孝至家鄭長明母子逼勒張孝休妻不允鄭長明揿住張孝手脚塗墨按印休書而散張俊保迎娶鄭氏成婚比張孝邀同賀宗孝等同赴鄭長明家理論鄭陳氏不服爭吵張俊保聽聞趕往將賀宗孝揪扭致被張孝用棍毆傷將鄭氏拉同鄭陳氏控縣審悉前情查張俊保因與張孝之妻鄭氏通姦商圖謀娶爲妻用財商同其母鄭陳氏逼令張孝休棄

迎娶成婚實與和誘無異該府尹將該犯依和誘擬軍鄭氏依被誘擬徒情罪尚屬允協至鄭陳氏貪圖財禮聽從姦夫囑令伊子鄭長明寫就休書哄誘伊壻張孝至家逼令休棄不允將張孝手脚捺住塗墨按印實屬義絕應同凡論該府尹將鄭陳氏照不應重杖未免輕縱即改照逐壻嫁女亦罪止滿杖鄭陳氏應以為從論於張俊保軍罪上減一等擬徒奉

批此係設法圖占等因職等復查張俊保因與鄭氏通姦圖謀為妻許給其母鄭陳氏財禮囑令轉向張孝

相商休棄正與用計逼勒本夫休棄無異按例罪止杖徒似未便即坐該犯以姦占之罪惟該犯本係姦淫罪人輒敢許給財禮商同鄭陳氏勒令本夫休棄致鄭陳氏令伊子鄭長明寫就休書將張孝哄至家內逼令休棄不允捺住其手脚[illegible]墨按印該犯即迎娶鄭氏成婚旋因張孝邀同賀宗孝等趕至理論該犯復敢將賀宗孝揪扭雖係一時一事而情勢實屬兇惡應將張俊保改照兇惡棍徒生事擾害例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照例刺字鄭陳氏亦照棍徒爲從

受人臨終寄託
執復姦占其妻

姦通婦女成姦
強留家內姦宿

減一等擬以滿徒係婦人照例收贖鄭氏等均應如
該府尹所擬辦理鄭長明毋庸另結　嘉慶十九年直隸司說帖
南城察院　移送李二因與張邢氏故夫張幅素好
張幅臨死時囑其照應家務該犯輒與其妻張邢氏
通姦復捏稱張邢氏係坐產招夫與張邢氏做成夫
婦情殊可惡將李二比照強奪良家妻女姦占律量
減一等擬以滿流　嘉慶十九年福建司現審案
陝西司　查馬老五因劉麻子外出傭工伊妻魏氏
獨處先經嚇逼成姦帶至伊家姦宿復將魏氏倒塌

房屋拆去修蓋舖面劉麻子回家問知畏兇未控迨
該犯聚衆訛詐經州差拿該犯拒傷差役復被拿獲
劉麻子始行呈控魏氏亦跑走回家核其情節馬老
五始則欺陵孤身婦女嚇逼成姦繼復領至伊家姦
宿又拆其房屋即屬強奪且本夫劉麻子回家時該
犯留住魏氏在家並未送還直至該犯被獲解案魏
氏始行跑回如謂只圖姦宿並無強占情事殊難憑
信該督遽依棍徒定擬殊未允協咨駁另擬去後茲
據該督疏稱查強奪良家妻女姦占之律誠以重在

拔刀匪徒姦占良婦情節兇橫

强奪二字前因犯供只圖姦宿並無占為妻妾情事是以僅照棍徒加拒捕罪改發為奴今既據供認姦占屬實未便因其尚未作為妻妾稍從寬減且奉部指明該犯始則將孤身婦女嚇逼成姦繼復領至伊家姦宿又拆去房屋即屬强奪自應遵駁改擬等因具題應如所題馬老五應改依强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律擬絞監候嘉慶十二年題准案○照駁案新編錄

東撫 題田二與父田坤弟田三均係拔刀匪徒素行兇橫鄉鄰側目嘉慶七年間有王振海之妻謝氏

被李麻姦拐無蹤央懇田坤訪知下落同子田二田三並王振海往將謝氏搜獲田二即帶回姦宿並欲留占爲妻商經伊父田坤强給京錢五千逼令王振海賣休王振海畏强勉從迨後不甘欲控田坤將謝氏放回田二揚言欲將王振海殺死王振海恐遭毒手將謝氏送還母家自已即爲道士嗣田二知鄰莊朱漢清之妻張氏少艾圖搶爲妻未得其便旋見張氏在莊前獨自簸米田二即拔腰間掖刀向其嚇禁不許聲張强拉至家嚇逼姦汚張氏伺田二外出向

田坤懇求釋放回家田二外歸恐朱漢淸控告其妻圖
先發制人邀同田三趕往頓稱張氏自已逃走俾伊
留養數日若無謝禮即應還人朱漢淸懼其刀惡給
與牛隻錢文而息田三亦於是年因知莊驢之妻王
氏曾與姚松有姦欺莊驢懦弱持刀走往將王氏拐
制成姦復用京錢七吊逼勒莊驢賣休將王氏賣爲
妻妾旋被訪獲查田二先將逃婦謝氏覇留逼休致
其夫休妻出家繼將良婦朱張氏强搶姦污復訛詐
本夫錢物實屬淫惡將田二依律擬絞監候田坤田

三姓棍徒擬軍李麻依和誘擬軍謝氏被誘擬徒茲
王氏桃松俱科姦匪等因嘉慶十年四月初九日奉
旨此案田二與父田坤弟田三係拕刀匪徒田二先將犯
姦之王謝氏姦宿逼令其夫王振海賣休留占為妻經
伊父田坤放還田二復聲言欲將王振海殺死以致王
振海畏懼棄家充當邏卒田二又因鄰村朱漢清之妻
張氏少艾圖搶為妻見張氏獨處即拔刀嚇禁強搶姦
污轉向朱漢清嚇詐牛隻錢文刑部等衙門照依豪勢
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律將田二擬絞監候

係妻改嫁因短身價糾眾搶回

尚覺情浮於法田二一家父子兄弟均係掖刀匪徒平日行兇生事擾害良民本有應得之罪田二復夥逞淫兇積惡不法情罪尤重將來辦理秋審時亦必予勾田二著改爲絞立決嗣後除尋常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仍依本律定擬外如有似此掖刀匪徒行兇強橫姦占良家婦女者均著照此案辦理餘依議欽此通行

晉撫　咨閻恭將裴閻氏休回母家得受妻母閻楊氏綵禮爲立休書知閻氏改嫁與王貴璉爲妻輒因往找財禮不給糾邀高富貴等將閻氏強搶並拒捕

毆傷王貴璉惟王貴璉先將財禮如數付給而閻恭

究因誤信閻楊氏捏稱王貴璉財禮未經給足所致

且搶回之後並未與閻氏姦宿但既經休回先得錢

兩閻氏卽不得謂該犯之妻應比照强奪良家妻女

尚未姦污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擬流例上量減一

等滿徒加拒捕罪二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高富

貴被糾聽從幫搶應照搶奪婦女爲從者如被逼誘

隨行止於幫同扛擡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例量減一

等擬杖七十　嘉慶二十年案

明知夥搶犯姦之婦故買作妾

夥搶被姦男子已成旋被奪回

東撫　咨石小嘴等聽從夥搶曾經犯姦之王祝氏賣與沙棕幅為妾沙棕幅知情故買除石小嘴依例擬流外將沙棕幅比照夥搶路行婦女知情故買者減正犯罪一等例擬杖一百徒三年嘉慶二十二年案

東撫　咨趙二糾搶犯姦幼童王小已成一案奉諭查案比核職等查搶奪良家子弟與搶奪曾經犯姦之幼童例無比照搶奪良家婦女與曾經犯姦婦女治罪明文詳細檢查亦無似此辦過成案竊思搶奪必有所由而罪名即因之以定如因圖姦而搶則有

將良人子弟搶去強行雞姦首犯斬決從犯絞候之條如因勒贖而搶則有搶人勒贖初犯斬候再犯斬決之條如因圖賣而搶在雲貴四川則有捆拐子女販賣分別斬決斬候之條若係他省民人略賣者例無子女之分則搶賣良人子弟者亦當與婦女並論至搶奪會經犯姦幼童雖無明條可引特和同雞姦定例與姦婦女者同罪即強姦和姦幼童亦與強姦和姦幼女者同科則搶奪犯姦之幼童自可比照搶奪會經犯姦婦女例擬斷細繹例內搶奪會經犯姦

婦女何似指婦女曾與別人通姦該犯因而搶奪者而言若本犯先與婦女通姦後復糾人夥搶與例意不甚恰合惟檢查嘉慶二十二年河南省咨周家恒糾搶犯姦之婦周氏一案該犯先與周氏通姦因周氏改嫁隨糾衆將其搶奪該省將周家恒依聚衆夥謀搶奪犯姦婦女本例擬軍經本部照覆在案此案趙二先令年已十三之王小隨同討乞與之雞姦王小不願即逃依王立業爲義子該犯氣忿糾同國成元等將王小搶出旋被奪回是該犯搶奪曾與雞姦

雞姦搶奪犯姦
年甫十二復恰

之幼童因未便照搶奪良家子弟強行雞姦例擬以
斬首其因被姦之人逃走氣忿糾搶亦與捉人勒贖
及搶人販賣之案迥別惟例內雞姦十三歲以上之
幼童既與和姦婦女罪名無分軒輊而婦女先姦後
搶即照搶奪曾經犯姦婦女辦理亦有辦過成案該
省將趙二依搶奪曾經犯姦婦女例擬軍國成元等
分別擬以流徒再四商酌似亦祇可照覆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江督　奏王忠貴因在家演戲將戲旦蘇翠林雞姦
復率衆在途將蘇翠林搶奪蘇翠林年止十一惟係

救援遭風船隻
[illegible]奪婦女索謝

優伶下賤且被人姦宿在先若於和姦幼童絞罪上量減一等罪止擬流應從重將王忠貴比照強搶犯姦婦女已成首犯發煙瘴充軍　道光二年案

北撫　咨萬明舉因劉大昇行船遭風喊令救援許給謝資嗣劉大昇等給錢過少該犯索錢未遂起意將婦女奪留藉圖多增錢文該省將萬明舉依行船遭風乘時搶奪財物本律定擬經本部以萬明舉奪留婦女藉圖多增謝資並未搶奪財物自應照搶奪婦女本例核其情節輕重酌量定擬等因咨駁旋將

卑幼強搶婦女
配與尊長為妻

萬明咨改依強奪良人妻女賣與他人為妻妾絞候
上量減一等擬以滿流嘉慶二十二年案
河撫　題邵柄卜強搶蔣王氏與伊兄邵吉卜為妻
一案查例載搶奪婦女若於素有瓜葛之家允經媒
說未允因而糾衆強搶者仍按強奪姦占已未成本
律例科斷又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絞
監候配與子姪者罪亦如之所配男女不坐各等語
至卑幼搶奪婦女配與尊長為妻律例內並無明文
歷年亦無辦過此等成案推原定例之義如搶奪婦

女配與尊長爲妻斷無不先向尊長商允即行往搶之理尊長於卑幼向商時一經允許按一家共犯律即應坐尊長以爲首之罪引斷既有依據故例文不必兼及非罣漏也此案邵梅卜欲將蔣王氏給伊兄邵吉卜爲妻邵吉卜於說媒時雖屬知情追蔣王氏夫兄嫌所許財禮錢文較少未允邵吉卜即行外出傭工而周會遊旋欲娶蔣王氏爲妻邵梅卜慮被爭娶起意將蔣王氏强搶至家邵吉卜外歸始行知悉因蔣王氏情願婚配即與成婚是邵梅卜强搶時邵

吉卜並不知情與一家共犯罪坐尊長之律不符自
不能不坐邵梅卜以爲首之罪現在詳核情罪雖與
自爲娶妾及配與弟姪不同惟强奪婦女重在姦污
若業已成婚在被搶者之失節既無二致則搶奪者
之罪名亦應同科該省將邵梅卜比例問擬絞候尚
屬允協至邵吉卜雖未主使强搶惟該犯係邵梅卜
之兄於邵梅卜將伊喚回既知將王氏係屬强搶乃
並不送回輒與將王氏成婚查律稱弟姪不坐誠以
尊長有專制之義故不坐卑幼之罪今邵吉卜既係

父擅親屬之女其子乘間姦污

部梅卜之兄自不得仍照弟姪律不坐該省將該犯於強奪良家妻女姦占從犯流罪上減擬徒亦尚不允應均請照擬 道光三年說帖

雲南司 查例載於素有瓜葛之家先經媒說未允糾衆強搶者仍按強奪姦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又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絞監候配與子孫者罪歸所主亦如之所配男女不坐仍離異又一家人共犯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尙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

各等語此案劉連生因與龔倖沅誼屬姻親伊父劉三長子欲娶龔倖沅之女龔三妹與伊爲妻先經媒說未允輒起意糾人將龔三妹强搶回家因龔三妹哭泣不依劉三長子令妻伴宿欲俟央媒言明擇期完配嗣劉連生見伊父劉三長子等外出將龔三妹强逼姦汚是起意糾搶雖由伊父劉三長子所主惟劉三長子並未遽令該犯成婚儻該犯不行姦汚則劉三長子應照强搶妻女尙未姦汚之例減等擬流自未便坐劉三長子以絞候之條轉使不聽教令强

糾衆搶擄婦女
首夥共向姦污

逼姦污之犯得邀寬減應以劉連生當其重罪應如所題劉連生應照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律擬絞監候劉三長子獲日另結　道光十年說帖

山東司　查夥衆搶奪婦女之案如果止圖嫁賣迨搶獲之後偶因見色而起淫心各以刁誘成姦固應祇以搶奪首從分別定擬儻搶奪後另有同時迭强毆逼肆淫情狀即當嚴究輪姦之時係何人起意如係搶奪從犯起意即應將該犯另以輪姦爲首定擬情罪既各有不同引斷自無容牽混此案據該撫疏

稱宋年聽從先獲正法之周化南搶奪田張氏賣錢分用其夥入人周化南同林春義並該犯入房將田張氏赤身拚出並擄帶田張氏褲褂逃至漫地令田張氏穿上送至沈四大漢家寄住林春義等均各回家周化南與該犯將田張氏輪流姦污居住兩日旋經周化南將田張氏嫁賣得錢分用先後拿獲周化南等分別奏咨完結茲續獲宋年審供不諱將該犯依搶奪婦女為從例擬絞監候並聲明事犯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恩詔以前係聽從搶奪婦女已成復又輪姦情節較重應
酌擬免議候部議等因具題臣等細核案情如宋年
僅止聽從周化南夥搶田張氏嫁賣迨見周化南與
田張氏通姦因而挾制刁姦尚無兇暴情節是應止
科以搶奪婦女為從之罪儻輪姦之時係該犯起意
另有逞强毆逼同時肆淫情狀即當科該犯以輪姦
為首之罪未便籠統其詞僅擬絞候完結乃檢查全
案供招止有周化南與宋年將田張氏輪流姦污一
語並未將是否同時肆淫並有無逞兇毆逼情狀及

首夥二人搶奪路行婦女姦污

何人首先起意姦污之處詳確聲敘殊屬含混臣部礙難核覆應令該撫之細研究確情另行具題

道光元年說帖

蘇撫 咨劉會等各糾搶路行婦女李曾氏等欲圖嫁賣先後將氏姦污一案查例載聚眾夥謀搶奪路行婦女或賣或自爲妻妾奴婢及被姦污者爲首斬立決爲從皆絞監候其有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爲妻妾者擬絞監候又律載稱衆三人以上各等語詳繹例內所載首犯擬斬從犯皆絞係專指夥謀在三

人以上聚衆搶奪者而言至首犯問擬絞候係指二人以下並未聚衆者而言是此條例文所分在聚衆與否其並非夥衆以下雖僅稱強賣與人爲妻妾並無爲奴婢及被姦污字樣而被搶之婦已被姦污與賣爲妻妾者同一失節且首犯擬絞之例係承上聯屬而下如有並非夥衆強搶姦污之案自亦應按律擬絞再查律載豪強勢力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絞監候例載強奪良人妻女賣與他人爲妻妾者亦擬絞監候比類參觀則自行姦污與賣爲

娶妻者應一例擬絞尤可概見此案劉曾見李曹氏獨自行走起意搶賣糾允罹四海將李曹氏搶獲圖無娶主該二犯與該氏先後行姦又任廣太見屈氏獨自行走起意搶賣糾允劉四將屈氏搶獲該二犯先後與屈氏行姦該省以該犯等各將被搶之婦姦汚應否比照並非聚眾例分擬絞候滿流抑或比照夥眾搶奪及被姦汚例定擬咨請部示查劉曾糾允罹四海搶奪李曹氏圖賣任廣太糾允劉四搶奪屈氏圖賣該犯等係各自糾搶首夥僅止二人並非聚眾

夥搶婦女雖未姦污應擬斬絞

共將該氏輪姦先後姦污與續爲妻妾同一失節自應即照非未夥衆之例問擬行令該省分別首從擬以絞候滿流　道光二年說帖○嗣於三年照擬題結

奉天司　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倘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又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審實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爲首者斬立決爲從者皆絞監候若於素有瓜葛之家必實有戚誼者方以瓜葛

詢先經媒說和允因而糾衆强搶者仍按强奪姦占
已未成本律例科斷各等語細繹例意强奪良家妻
女則應分別已未姦污擬以絞流至聚衆於素無瓜
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例內明言一經搶獲出門即
屬已成並不論其曾否姦占首從概行依例問擬斬
絞是聚衆與不聚衆罪名輕重懸殊引斷不容牽混
此案馮十因妻故欲行繼娶浼張光頭餅子媒說張
光頭餅子以路祥族弟孀婦路程氏係屬孀婦商將路
祥邀至媒說路祥以路程氏並無改嫁之言馮十起
意强占良家妻女

意搶奪爲妻商令路祥等同去許謝錢文並逼令雇工焦洪林趕車郭係執持燈籠馮十腰挾順刀同從祥等同抵路程氏門首馮十令路祥在外等候即持燈籠進院踢開房門進屋用手揪住路程氏頭髮往外拖拉路程氏喊嚷其姑路趙氏攔阻被馮十用脚踢跌倒地將路程氏拉出路祥等扶擡車上拉至家中尚未成姦旋被拿獲查馮十因妻故欲行續娶輒起意糾搶路程氏爲妻共夥五人黑夜排闥直入將路程氏搶獲拉至家中雖未成姦首夥已在三人

以上實屬聚衆搶例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該犯罪應斬決其聽從判搶之路祥等均應依例擬絞乃該侍郎將該犯淵十依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汚照已被姦占律減等擬流從重照兇惡棍徒例擬軍路祥等擬徒是將聚衆搶奪婦女之案而引非聚衆強奪之律首從罪名出入甚鉅本部未便率覆惟馮十與路祥程氏究竟有無瓜葛及曾否如說在先該侍郎亦未詳細訊明應令研訊確情按例妥擬道光九三說帖

安徽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路行婦女或賣或爲強占良家妻女

自為妻妾奴婢及被姦污者並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一經搶獲出門卽屬已成者實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為首斬立決為從皆絞監候等語此案王劾參因監斃之韓海見路過車上姬焦氏打扮詭異疑係稍販起意糾允該犯並在逃之余春奇等一共四人韓海將姬焦氏拉出車外架走當經官兵拿獲該督以該犯等夥搶路行婦女業已出市似應照已成定擬惟例內既有或賣或自為妻妾奴婢及被姦污者數語則已經搶獲而尚未嫁賣未

為妻妾未被姦污之案若竟照已成科斷又似無區別應請部示等因查聚衆搶奪路行婦女例內雖有或賣或自為妻妾奴婢及被姦污之語究無未賣未為妻妾奴婢及未被姦污准其減等明文則遇有搶獲拉走旋被奪獲者自未便照未成問擬致與定例不符且查在途搶奪婦女與入室搶奪婦女情事雖有不同強暴則無二致比例參觀斷無入室搶奪出門後即屬已成在途搶奪拉走後猶得未減之理檢查本部向來辦理聚衆搶奪路行婦女業經拉走者

謀從夥搶婦女臨時畏懼逃回

雖當時被獲俱照已成科斷所有王劝參一案自應畫一辦理應令按例妥擬　道光十二年說帖

東撫　題姜興旺糾搶良婦郭張氏已成一案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路行婦女爲首者斬立決一從者皆絞監候又聚衆夥謀搶奪犯姦婦女已成首犯發雲貴兩廣烟瘴充軍爲從幫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詳繹夥衆搶奪良婦爲從擬絞之條係指幫同强搶及雖未幫搶而在場助勢或幫同架送而言其同謀未經同

搶之犯例內雖無減等明文惟查夥衆搶奪犯姦婦
女例內同謀未經同搶之犯旣於爲從幇搶流罪上
減等擬徒以此隅反則夥衆搶奪良婦案內同謀未
經同搶之犯亦應於爲從幇搶絞罪上量減擬流以
昭平允而示區別復查嘉慶十三年安徽省題馮山
等夥搶卜侯氏已成案內牛學貴係牛百春之父該
犯與伊子牛百春及在逃之張雙綠聽從馮山等前
往搶奪行至中途牛學貴與張雙綠畏懼轉回該省
將牛學貴於聚衆搶奪婦女爲從絞罪上減一等係

父子同犯照例加一等發附近充軍又十八年安徽省趙泰廣糾邀張狗等強搶王姜氏已成一案查張狗因畏泰廣兇橫聽從隨行當泰廣強搶之時欲行跑走被泰廣喝住始幫同架送委係嚇逼允從於爲從絞罪上量減擬流各在案此案姜興旺糾同趙魁並張玉起等強搶民婦郭張氏該犯張玉起唐四閏方仁季麻子等臨時畏懼逃回並未同搶查張玉起等僅止同謀委無幫搶情事若將該犯等仍照爲從例問擬絞候未免與幫搶者無所區別從前安徽省

嚇逼勉從代爲
媒說幫同架拉

張狗被逼勉從架送並牛學貴臨時逃回各案均於
爲從絞罪上減一等問擬細核此案情節張玉起等
臨時畏懼逃回較張狗之案情節更輕與牛學貴之
案事同一轍自應減等問擬該省將張玉起等均於
爲從絞罪上量減一等擬以滿流似應照覆 道光四年說帖

安撫 趙秦廣欲娶王攬之妻姜氏爲妾邀張狗等
媒說不允起意強搶張狗等跑出秦廣攔住不許走
開秦廣將姜氏拉走嚇逼張狗等架送回家將秦廣
依先經媒說未允因而糾搶仍照強奪良家妻女姦

强占良家妻女

占爲妻妾律擬絞監候本部以姜氏本係有夫之婦並非待聘之人秦廣遐欲買娶爲妻遣人說媒核與以禮求婚者迥不相同既令故擬將秦廣改照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已成爲首例擬斬立決張狗先代秦廣說媒係因畏兄不敢推辭及見秦廣欲行强搶當即跑走被其喝住迫後幫同架送亦因被秦廣嚇逼允從改照聚衆夥謀搶奪婦女已成爲從絞候例量減一等滿流嘉慶十八年案

河撫　題陳煥章聽從在逃之韓長夥搶蔡陸氏嫁

賣劉松齋知情說合一案查略人略賣人律載買者知情與犯人同罪牙保各減犯人一等又與犯人同罪句下註云至死減一等等語所稱與犯人同罪者謂與罪不至死之正犯同罪也若正犯罪應至死則買主得減一等所稱牙保各減犯人一等者謂減正犯罪一等非於買主罪上減等也此無論正犯之罪是否至死均止減一等故有正犯罪應至死而知情買主減等擬流牙保照律減等亦應擬流者此乃買主之罪律不得入於死故由重減輕而牙保之罪不

能因此再減其不嫌於與買主同罪者猶之嫁娶違律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得減一等若違律嫁娶之罪至死者主婚人雖爲首不入於死得並減一等男女爲從亦擬滿流不得於主婚人流罪上再減是也此案劉松齋明知陸氏係韓長等强搶之婦圖分財禮代爲說合與略誘案內牙保無異該省旣引略賣人牙保減犯人罪一等律自應於首犯韓長應得死罪上減一等擬流乃將該犯於知情故買流罪上減等擬徒實屬錯誤該司援律改擬滿流洵屬

聽從夥搶婦女
至期因病不行

一允協應請照辦至陳煥章一犯聽從在逃之韓長琛
衆七人夥搶素無瓜葛之蔡陸氏已成該省依夥搶
婦女已成爲從例絞候並將同謀未經同行事後亦
未分贓之陳三左振祺二犯比照其謀爲盜臨時因
別故不行事後不分贓例杖一百徒三年均屬允當
應請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廣西撫　題龍學樫聽糾強搶婦女至期因病未往
經首犯夥衆搶獲婦女尙未嫁賣卽被拿獲將龍學
樫比照其謀爲盜因病不行事後不分贓例杖一百

被父逼脅中途逃回事後隨行

徒三年　道光元年案

安撫　題吳三等夥搶陳董氏已成一案查吳三起意糾搶董氏嫁賣與張文華等商允張文華又令其子張六仔同往張六仔不從張文華欲毆逼脅同行一共六人前往行至中途張六仔畏懼退後不行吳三等行抵董氏莊上等候張六仔不至即動手打門進內搶出董氏擁護而行途遇張六仔一同跟走因人衆恐人生疑各犯俱散惟張文華張六仔父子將董氏帶赴周六店內投寓周六問知情由欲投保報

明知夥搶婦女
圖利窩留

官張文華懇勿聲張許以賣後分錢周六貪利依允尚未賣去即被拿獲該省將為首之吳三依例擬斬立決為從之張文華等擬絞監候周六圖利將張文華等窩留依知情藏匿罪人例擬流張六仔被脅同行畏懼落後並未搭搶事後隨同嫁賣比照其謀為盜臨時畏懼不行事後分贓例擬徒具題該司以張六仔先經伊父逼脅同行畏罪落後與先經同謀臨事畏懼者不同其事後將董氏送至周六店中亦係聽從父命且未得贓將張六仔改照不應重律杖八

強盜搶奪婦女
船戸被脅裝載

十職等查張六仔雖被伊父逼脅同行設使該犯當
時隨同幫搶斷不能以先係被逼不與同謀各犯其
科爲從擬絞之罪今因其中途畏懼落後復又聽從
前往嫁賣律無正條比例擬徒洵屬允協似應照覆
毋庸議駁　嘉慶十五年說帖

北撫　題朱一柏等夥劫陳華元船上錢物並聽從
夥搶蘇許氏已成一案奉
批交館查核　職等查嘉慶五年直隸省張存有張存信
二犯一次夥竊臨時行強應照強盜情有可原例擬

共謀爲盜入室之犯劫出幼女逃交犯風之人輪流背走既非夥謀强搶婦女仍按强盜本律分別首從科斷
廣西省廖二案

逃一次持械搶奪爲從應照糧船水手例於首犯强盜斬決罪上減等滿流該省將張存有等照行劫二次例擬以斬決經本部駁令照强盜情有可原例擬遣在案此案朱一柏周朝相二犯聽從在逃之李起貴行劫陳華元船上錢物僅止扳住各船並無入艙搜劫情事本應照情有可原例免死發遣爲奴該二犯復又聽從在逃之胡志中夥搶蕭許氏已成按律從其重者科斷應照夥謀搶奪路行婦女已成爲從例擬絞監候乃該省於所敘該犯等供詞並看語內

俱作為行劫二次將該二犯擬立決重辟是以搶
奪路行婦女之案與盜劫之案併計科罪與例未符
該司駁令另擬洵屬允協至夥劫把風瞭望之楊本
年等二犯均照情有可原例免死發遣先未夥謀搶
奪臨時被脅裝載被搶婦女之船戶楊本五因搶奪
婦女案內並無被脅裝載婦女作何治罪正條比照
洋盜案內被脅在船服役例擬以滿徒均可照覆
奉
堂批朱一柏等夥搶婦女既不便照行劫併計而楊本

互於本案裝載婦女又准其比照洋盜案內服役之
例終嫌矛盾應再詳查例案議發等因查楊本五於
胡志中等夥搶婦女先未預謀知情迫各犯將許氏
搶奪過船後因被追拏裝載開行該犯係夥搶婦女
案內從犯因與洋盜案內服役者不同惟查夥搶婦
女本例為首者斬決為從者絞候其被脅為從者例
無斯條即照本條為從本罪上減一等問擬亦應科
以滿流查閱該犯供招事前本未知情同謀祗因盜
夥向伊捏稱找工該犯一時誤聽受雇迨各犯等臨

時起意搶奪婦女該犯不肯裝載又被嚇逼無奈開船於各犯上岸後旋即回家事後並未分得賊錢其爲出於逼脅尚屬可信若遽以流罪定擬尤覺情輕法重查律例內原有斷罪無正條比附定擬之例今本條既無治罪明文遍查各省並無似此擬罪成案該省因其撕槽裝載即係服役與洋盜案內被脅在船者情節相同比照擬以城旦並非竟依洋盜治罪尚屬平允似可照覆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此案嗣據逆駁更正將朱一柏周朝相均依搶奪婦女爲從擬絞監候案載強盜條

同謀未經同搶爲從留又復刁姦

搶奪路行婦女未賣並非聚衆

東撫　咨耿二暨劉刁聽從周化南等強搶田張氏已成該二犯同謀未經同搶均依聚衆夥謀搶奪婦女已成爲從絞候例上量減一等擬以滿流劉泳來等明知田張氏係屬強搶之婦輒聽從窩留復先後將該氏挾逼刁姦均應照棍徒擾害例擬軍

嘉慶二十二年案

山東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路行婦女或賣或自爲妻妾奴婢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爲首斬立決爲從皆絞監候其有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爲妻妾者

室強占良家妻女

絞監候等語是搶奪路行婦女之例重在聚衆夥謀四字必聚衆至三人以上方照例分別首從擬以斬絞若結夥未至三人無論已未姦占得財均應照並非夥衆之例科罪例義顯然不容牽混此案安敎先經聽從已正法之薛振有行劫縱丹銘家衣物該犯在外把風罪應擬遣嗣復聽從監斃之張振布沿途截搶其夥二人適遇高郝氏逃荒路過張振布起意搶賣得錢分用邀同該犯將高郝氏搶至張振布家藏匿尚未姦賣該犯因聞氏父控縣差緝告知張振

布將高郝氏領出逃走旋被緝役擒獲該犯等商謀
搶奪路行婦女已成結夥僅止二人不得謂之聚衆
自應即照搶奪路行婦女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爲
妻妾之例將首犯張振布擬以絞候從犯安致罪止
滿流仍從重歸於行劫縱丹鉊家案內擬以發遣令
該省删去例內聚衆夥謀四字止引搶奪路行婦女
等字聲明安敎一犯除行劫在外把風罪止擬遣不
議外將該犯照聽從強搶婦女擬以絞候並聲明起
意搶奪業經病故之張振布罪應斬決核與定例不

聚衆並未夥謀
爲從被誘同行

符應令該撫另行按例妥擬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奉天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拚賣爲首斬立決爲從皆絞監候其有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爲娶妻者擬絞監候若於素有瓜葛之家（必實有戚誼者方以瓜葛論）先經媒說未允因而糾衆強搶者仍按強奪姦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如有拒捕殺傷人者照搶奪殺傷人例辦理等語此案高進登因欲聘王德尚之女小六與伊子留住爲妻煩李大向王德

當媒說未允嗣李大病故王德富將小六許與趙姓爲媳高連登聞知起意訛賴即至李大之弟李勝紅家言其胞兄在日爲媒聘定小六爲媳浼其作證往尋王德富理論又煩紀緒均戴安同去說合如不應承即幫同強搶俱各允從同至王德富家高連登與李勝紅進屋紀緒均等在外等候時王德富外出高連登聲言先將小六搶去再議李勝紅即將小六拉出門外小六之母李氏喊嚷追趕高連登用木棍嚇毆李氏脊背並未成傷將小六搶回童養尚未成婚

此論成與未成
不論入室人數

旋被呈控獲案該侍郎以高連登同夥四人紀緒均執安二人僅隨從同往並未進屋惟該犯同李勝紅二人入室未便遽照聚衆入室科擬將高連登照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勝紅減等擬徒等因咨部查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搶奪婦女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聚衆之首犯立擬斬首知情夥謀同往之從犯皆擬絞候並不以入室人數之多寡分別罪名輕重今高連登糾約李勝紅等三人強搶王德富之女小六為媳如果該犯與

誘分為從仍係
聚眾但未夥謀

王德富素無瓜葛自應仍照聚眾搶奪本例問擬不得以入室僅止二人寬該犯夥首之罪即謂李勝發等係被哄誘偕行該犯雖糾聚眾究未夥謀亦應依並非聚眾但強賣與人為妻妾之例擬以絞候該侍郎以僅止二人入室未便照聚眾入室科擬將該犯等分別擬以流徒係屬誤會例意且該犯高連登與王德富有無瓜葛亦未據聲明罪關生死出入應令該侍郎另行提犯研鞫確情按例妥擬說帖 道光十一年

湖廣司 此案羅九欲聘郭久銘之女郭氏為妻詎

素好之周一向郭久銘媒說未允者意強搶爲婚邀允周一幫搶並向素識之湯一羅六李一揑稱伊原聘郭氏爲妻氏父悔婚伊欲搶娶囑令用轎對擡湯一等誤信各允同至郭久銘屋後羅九與周一由後門進內將郭氏抱出捆放轎內擡至薛五老子店內投宿旋經氏兄郭如彩邀人追獲該撫以羅六等係被誘擡送並不知強搶情由與聚衆夥謀不同將羅九依强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污例擬以滿流羅六等擬杖等因咨部查聚衆夥謀於搶無瓜

葛之家若將婦女已成例應分別首從擬以斬絞其有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為妻妾者亦應擬以絞候至例載仍按強奪姦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之文係專指素有瓜葛媒說未允者而言不得混行牽附致滋出入此案羅九同夥五人強搶郭久銘之女為妻雖湯一等三人係被該犯飾詞騙誘誤信同行第在湯一等而非夥謀則可在該犯不得謂非聚衆如果該犯與郭久銘素無瓜葛自難寬其聯首之罪即謂該犯僅止聚衆究未夥謀亦應照並非夥衆但強賣

日犯身雖不行
亦在夥衆人數

與人爲妻妾之例問擬絞候乃該撫並未聲明該犯
與郭久銘有無瓜葛輒將首從各犯照強奪尚未姦
污例分別擬以流杖殊未允協罪關生死應令研訊
確情按例妥擬　道光十一年說帖

直隸司　此案鄭思功充當縣役有縣民呂二皂因
貧將妻程氏賣與杜勇爲室後呂二皂控以程氏係
被伊妻嫁母呂程氏私自價賣控縣傳訊將程氏斷
歸杜勇領回鄭思功在縣站堂見杜程氏頗有姿色
因被夫叫賣料其平素爲人不端起意搶回姦宿送

邀程窩狗何小眼幫搶程窩狗又向李生鄭夢旭油鋪幫工之鄭三兒告知亦邀同往鄭思功探知杜程氏母女騎馬出城即令何小眼等前往攔搶鄭思功冀圖將來事犯掩飾並未同行程窩狗往喚鄭三兒適因有事未能同行答以隨後趕往程窩狗即與何小眼趕至中途將杜程氏搶回至李洛烟炕空房看守旋被該縣訪拿提訊時鄭夢旭因聞知族姪鄭三兒被獲心生忿急赴縣喊嚷並將該縣斥罵私學伶革審悉前情該督以該犯主使搶奪實止程窩狗何

小眼二人在場並未聚衆夥謀將鄭思功依強奪良
家妻女尚未姦污例擬流加等擬軍程窩狗擬以徒
杖鄭慕旭免議等因咨部查聚衆强搶賣休之婦向
照犯姦婦女例科斷不以良婦論此案鄭思功身充
壯役乃因杜程氏在縣涉訟見其頗有姿色輒敢起
意搶回姦宿實屬膽玩該犯好色心迷且糾夥搶獲
藏匿空房斷無不自前往之理卽使在場同搶實止
程窩狗何小眼二人該犯係起意糾搶之人非從犯
可比身雖不行亦應以爲首聚衆論且程窩狗轉邀

之鄭三兒供未同往更難憑信至該縣訪獲此案歧生員鄭夢旭事不干已何以赴縣喊聞鄭夢旭是否與該犯鄭思功同族亦未敘及而杜程氏係呂二皂賣休之妻杜勇知情買娶例應治罪離異該縣復將程氏斷歸後夫僅將呂二皂責懲其中情節殊多疑竇案關衙役聚衆搶奪婦女生員扛幫詞訟均屬有長必須澈底根究以成信讞該督將聚衆糾搶賣休之婦將強搶良婦問擬罪名出入攸關應令研訊確情按例妥擬　道光十一年說帖

強占良家妻女

揑稱買妾翻悔
糾衆幫同强搶

東撫　咨九年冬李外結徒犯厲士燊強奪牛氏尙未姦污聞拿投首　一案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路行婦女或賣或自爲妻妾爲首斬立決爲從皆絞監候又聞拿投首之犯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各等語此案厲士燊因牛氏係李省三之妾李省三年老患病囑令其父牛申將牛氏領回改嫁厲士燊聞知欲買牛氏爲妾媒說未允嗣牛申憑媒將牛氏許配王國泳爲妻雇船伴送完婚厲士燊起意强奪邀姜俊張三艮姜五禿子幫同搶奪俊等未允厲士燊揑稱牛氏

經伊買妥牛小棚嗣另嫁嘱令幫同搶回姜俊等允往雇船追趕扇士榮過船將牛氏架至岸上令姜五孜子背回扇士榮喝令投首查扇士榮因謀娶牛氏爲妾未遂探知牛氏配與王酉派爲妻乘其坐船過門之時糾同姜俊等搶奪首夥四人實屬聚衆夥謀如以該犯飾詞騙誘姜俊等同搶在姜俊等謂非夥謀則可該犯豈得謂非聚衆況該犯告知姜俊等牛氏係伊買妥翻悔另嫁邀同幫搶如果買妥翻悔亦不應强搶既經聽從同搶即屬夥謀亦不得以被誘

竊賊臨時起意搶奪婦女未成

不知情論顯係該犯等事後狡飾之詞圖卸重罪該撫並未詳訊確情輒將馮士榮照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律擬流聞拏投首再減一等擬徒姜俊等擬杖殊屬錯誤應令該撫研訊確情按例妥擬 道光十年說帖

山東司 查律載強奪良家妻女姦占者絞監候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者照已成姦占律減一等定擬又聚衆搶奪婦女未將婦女搶獲者擬絞監候又因竊強姦人婦女未成者絞監候又名例載二罪俱發以重論各等語此案宋三因糾夥行竊見

事主之孫媳李陳氏獨處起意商允張四搶奪因李陳氏喊叫宋三等未經拘獲而逃旋被拏獲宋三先後輪姦八次罪應擬軍該撫以姦搶情罪相等凡人强姦未成罪應滿流因竊强姦未成罪應絞候是同一强姦未成罪有生死之別嚴竊匪而懲淫兇立法具有深意又凡人强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尚未姦汚論罪亦應滿流核與强姦未成罪名相等因竊强奪未成亦未姦汚似與因竊强姦未成情節相類第凡人夥衆强搶良婦未成罪應絞候本案宋三等首

夥究止兩人與夥衆逞强者不同若將該犯宋三比照因竊强姦未成問擬絞候設使夥衆强搶未成似只能照例擬絞不能因竊於絞罪上再行加重引類希觀殊滋疑竇例無治罪明文援引恐致出入應否另立專條抑將宋三一犯比例問擬絞候張四減等擬流或將宋三從重照積匪擬軍張四照本例減等擬徒之處未敢懸定咨請部示等因查因竊而强姦未成擬絞監候之例係專指姦盜相仍者而言若因竊而拒因搶奪財物而搶及其妻女自有二罪俱發

同姓例不爲婚
不得謂之瓜葛

各從重論之條斷不能以因竊而捻及婦女之案與
因竊而強姦未成之例强爲比附致有出入至二罪
俱發從重科斷律內已有明文亦無須另立專條致
滋轇轕應令該撫將宋三一案速飭審擬報部到日
再議 道光十年說帖

陝西司 此案焦月娃因無服族弟焦三盛係之妻
張氏不能孀守欲行改嫁該犯曾央達七十一媒說
張氏祖姑因係同宗未允嗣將張氏憑媒許配魯五
二子爲妻擇期迎娶該犯不甘起意邀允達七十二

等五人於張氏路過門首時一同攔搶至家達七十一等散後焦月娃將張氏強逼成婚旋經獲案該督聲稱焦月娃係焦張氏故夫無服族兄因聞張氏改嫁先經媒說未允起意糾搶逼成婚將焦月娃依強奪良家妻女姦占例擬絞達七十一等照為從擬流等因具題查搶奪姦占之案例分有無瓜葛如素無瓜葛則不論曾否媒說將首從各犯分別擬以斬決絞候原恐深究之徒明知素無瓜葛強搶姦占罪名甚重因而逆料不允先行媒說以為將來避重就

憑地步是以例內詳悉註明以憑引斷如瓜葛二字
註文云必實有戚誼者方以瓜葛論是指本有姻戚
又待相為婚配者而言若同姓係屬宗族不得為之
戚誼男女例不為婚有犯應行離異卽不得以瓜葛
論此案焦月娃謀娶已故焦三盛保之妻查焦月娃
係焦三盛保無服族兄卽使媒娶已成定例尙須離
異乃因其另行改嫁先行婉說未允輒起意糾約達
七十一等五人於張氏經過門首攔搶姦污自應照
聚衆夥謀搶奪路行婦女例擬以斬決幫搶之達七
兵三張占良家妻女

媒合不從代搶素有瓜葛之婦

十一等妝例應擬絞候今該省會夥衆强搶婦女之例於不尚乃稱係月娃係張氏故夫無服族兄先經媒娶未允起意糾搶成婚將係月娃擬以絞候違七十一等擬流與例不符臣部礙難率覆再査爲從之違七十一等或係臨時同架拉抑或僅止隨同助勢情節均關緊要亦應詳悉訊明以憑核辦該督原題內僅稱違七十一等上前撲贓一同搁搶殊屬含混應令詳訊確情按例妥擬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河撫 題吳六代王大說媒欲娶與伊素有瓜葛之

婚姻歸宗仍屬同姓不爲瓜葛

李廣同寡嫂李張氏爲媳未允即起意將李張氏搶賣得錢分用查吳六與李張氏雖有瓜葛第係爲人說媒未允因而强搶賣錢與娶主央人媒說未允强搶者不同將吳六仍照並非夥衆但强賣與人爲妻妾例擬絞監候 道光三年案

安徽司 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婦女如圖搶入室未將婦女搶獲者首犯擬絞監候爲從實發極邊烟瘴充軍若於素有瓜葛之家先經媒說未允因而糾衆强搶者仍按强奪姦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註云强占良家妻女

必實有贓證者方以瓜葛論等語此案馬益先本姓劉螟蛉馬姓為子因欲娶本宗遠族弟兄劉洪恩之女年姐與伊子馬潮為妻媒說不允起意糾同苗老三等強搶一共四人偕抵劉洪恩門首擁進將年姐至親戚家未回馬益先等搜尋無着各散旋被拏獲該撫將馬益先依素有瓜葛之家媒說未允糾衆強搶尚未姦污照強奪姦占絞罪上減等擬流等因咨部查馬益先本姓劉螟蛉與馬姓為子係屬異姓過繼律應歸宗該犯圖搶之年姐係本宗族弟兄之女

強搶族姑嫁賣
主業已回覆

按律不應娶與律註所稱貿有嫌疑方以瓜葛論者迥別自應仍依聚眾圖搶不成本例問擬該撫將該犯照索有瓜葛糾眾強搶例科斷實屬錯誤應即更正馬盆先應改依聚眾強搶圖搶入室未將婦女搶獲者首犯擬絞例擬絞監候該犯業於取供後在監病故應毋庸議 道光十一年說帖

奉天司 查例載聚眾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未將婦女搶獲者首犯擬絞監候爲從實發極邊烟瘴充軍等語此案韓泳太起意糾同馬萬早孫占貞家妻女

順等前往陳泳太家搶奪韓氏嫁賣韓氏係韓泳太無服族姑同姓例不爲婚向不以瓜葛論其欲賣與谷宗有爲妻谷宗有與陳泳太等有無戚誼未據聲明而谷宗有業已辭覆即與谷宗有無涉該犯等雖未將韓氏搶獲惟已聚眾入室搶奪未成按例爲首罪應擬絞爲從之池得盼等例應擬軍乃該侍郎將韓泳太等比照搶徒例分別擬以軍徒係屬錯誤罪關生死出入應令該侍郎另行按例妥擬具題

道光十一年說帖

糾衆强搶應以臨時人數爲斷

山東司　査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鬭殺論若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又例載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門卽屬已成寇實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爲首者斬立決爲從皆絞監候其有並非夥衆但强賣與人爲妻妾者擬絞監候又强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及尚未姦汚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各等語此案宋七仔因胞兄宋桐之女宋氏被夫休回另配劉倍子聞知託趙可儉媒說聘娶許俟成親後致謝

趙可儉即向朱桐媒說朱桐以狠好之言答覆並未
說定劉趙可儉向朱桐定期迎娶朱桐因查知劉倍
子家貧回覆趙可儉嗔其反悔口角而散趙可儉希
圖謝錢以朱桐先允後悔未唆劉倍子強娶囑劉倍
子攜帶財禮先行復與邀不知情之劉如子牽驢隨
往令其在莊外等候趙可儉與劉倍子行抵朱桐家
聲言接親經朱桐之妻劉氏嚷罵趙可儉起意強搶
同劉倍子進屋將朱氏搶出莊外架扶上驢劉如子
隨同趕驢送至劉倍子門首朱劉氏趕往不依趙可

儉逃避劉倍予不敢成親將朱氏交與朱劉氏領回
朱桐邀同胞弟朱七仔奪獲趙可儉朱七仔將趙可
儉毆打傷重身死該撫以趙可儉糾允劉倍予並哄
邀劉加予前往接親原糾人數業已成衆而搶奪時
僅止於可儉與劉倍予二人同往若將趙可儉依強
奪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尚未姦汚照已被姦占律減
等擬以滿流則朱七仔將其毆死應照擅殺罪人擬
絞如趙可儉應依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爲妻妾例
擬絞監候則朱七仔擅殺應死罪人律止擬杖並援

該省從前辦過賈二劉茂成案咨請部示等因查搶奪婦女之案或援强奪姦占律定擬或援聚衆夥謀例定擬罪名輕重不同總以搶奪之時是否聚至三人爲斷若聚至三人內有一二人係被誘隨行則聚衆而未夥謀其情節雖較聚衆夥謀爲輕而實較並未聚衆爲重故向來無論已未姦汚均照並非夥衆但强奪與人爲妻妾之例問擬絞候歷久遵循辦理即如該撫原咨所引二案內劉茂等搶奪靳留妮尚未姦汚一案雖經夥謀於前惟搶奪之時僅止二人

同往與姦衆之例不符是以該省照強奪姦占律減
等擬流本部照擬核覆至曹二等搶奪卓魏氏尚未
姦汚一案雖黃魁等二人係被騙隨往並未夥謀惟
業已聚至三人即難援尋常強奪之律是以本部駁
令依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為妻妾之例問擬均係
酌量情節各按律例分別定斷並無歧誤今朱七仔
擅殺搶奪伊姪女朱氏之趙可儉身死如果趙可儉
初意止圖強娶迨至朱氏門首始行起意搶奪則謀
搶之時僅止二人又未將在莊外等候之劉如子誘

令同進莊內不特與聚衆夥謀者不同亦且非聚衆而未夥謀者可比被搶之朱氏既未被污自應將趙可儉依強奪而未姦占藏姦占一等例擬流殺死趙可儉之朱七仔依擅殺罪人律擬絞惟細核案情趙可儉代劉倍子向朱桐娶說業經朱桐回覆不允乃復邀同劉倍子並哄令劉如子牽驢前往所供事前僅圖強娶並非預謀夥搶殊難憑信至劉如子雖止在莊外等候並未幫同入室第趙可儉等將朱氏搶出莊外將其恃強架拉之狀劉如子自必目擊而況

素無瓜葛卽不論其曾否媒說

朱氏猝被搶走未必默無一言何以劉如子復敢隨同趕驗伴送行走卽難保無夥同謀搶情事該撫於此等情節未據研究明確率行咨請部示本部礙難臆斷應令該撫提犯研訊確情分別按例妥擬

道光十二年說帖

陝撫 題李有義強搶陳杜氏姦污一案奉

批交館查例內素有瓜葛之家句應否刪用等因查搶奪婦女之案定例必素有瓜葛者方以曾否媒說分別定罪如素無瓜葛卽先經媒說未允亦應按例斬

決前年本部纂例時因各省往往節刪比附開脫搶

犯重罪曾於進呈

黃冊內聲明添纂無論曾否媒說小註一句奏准遵行

今該撫以素無瓜葛搶奪婦女之案節刪例內素有

瓜葛一句牽引先經媒說之條將例應斬決之李有

義擬以絞候殊屬錯誤至該犯所糾之李塊勞等三

人雖係喚誘隨行惟糾夥已在三人以上不得謂非

聚衆在被誘之人固可依例減等而該犯則自有聚

衆夥搶本條未便曲爲開脫似應議駁謹另擬稿尾

錄呈 稱也仕媒娶孀婦女未允因而聚衆搶奪之案必係素有瓜葛者方予緩首其素無瓜葛者仍應按糾搶本例分別首從定擬誠恐兇徒覬覦良家孀婦女意欲强搶故令人前往說媒明知其必不允從然後糾衆搶奪到案時得以藉詞避就殊非戢暴安良之道

臣

部前因各省以例內有先經媒說之條往往節删素有瓜葛之句曲爲援引以致搶案頻聞曾於上屆纂例時奏明於例內素無瓜葛下註明無論曾否媒說字樣纂入例冊遵行定例判然難容牽混此案李

有義與杜氏素無瓜葛因杜氏夫故欲求娶爲妻央
人媒說未允旋聞杜氏許嫁趙玉起意搶奪邀李跟
勞等同往見杜氏在故夫墳前燒紙李有義等將杜
氏搶回姦污查杜氏往夫墳燒紙即係路行婦女該
犯將素無瓜葛之杜氏搶奪已成例應不問曾否媒
說均以搶奪路行婦女論其糾邀李跟勞等同往已
在三人以上焉得謂非聚衆且李跟勞等均非年幼
無知何至全被李有義哄誘所稱被誘隨行之處難
保非出飾狡卸就令所供屬實而該犯之意在糾搶

夥搶從犯均不
知情各科名罪

夥衆逞強不得因從犯係被誘隨行即寬首犯擬首
之罪自應各依本例科斷今該撫以素無瓜葛聚衆
搶奪路行婦女之案牽引素有瓜葛先經媒說未允
之例復節删例內素有瓜葛一句強行附合將李有
義擬以絞候殊與定例不符應令研鞫確情另行妥
擬　嘉慶二十一年說帖

東撫　咨曹二強搶卓魏氏已成尚未姦污並拒傷
氏翁卓泗明一案查入室搶奪婦女已成之罪例以
有無瓜葛爲二等而素無瓜葛之中又以有無夥衆

爲二等素無瓜葛者如係聚衆夥謀爲首斬決爲從絞候如並非夥衆則以强賣與人爲妻妾者絞候若自爲妻妾較賣與人爲妻妾尤重在夥衆搶奪自爲妻妾之犯例內載明與賣者同罪則搶奪自爲妻妾而非夥衆之犯亦應與强賣與人爲妻妾者同科例不言者舉輕以該重也其素有瓜葛又經媒說未允者方按强奪姦占本律分別已未成科斷蓋强奪與搶奪稍覺有別搶奪係憑空奪取强則事出有因但取之用强亦是以素有瓜葛又係經媒說者即分別

已未成姦以强奪姦占論如素無瓜葛又未經媒說即當依搶奪本例以是否夥衆區定罪名不得復牽引强奪姦占之律致滋混淆此案曹二與魏氏素無瓜葛因魏氏夫故圖娶爲妻央氏翁之堂弟作媒不允起意搶奪與誘黃魁等二人偕往將魏氏搶出氏翁卓泗明追趕被該犯推跌搕傷額顱黃魁等將魏氏送至該犯家復被卓泗明糾人奪回該省以曹二强奪魏氏爲妻尚未姦污律得議減惟推跌氏翁致令搕傷應照搶奪傷人傷非金刃傷輕不復例擬軍

搶奪婦女案內從犯係屬事後知情比照強奪良家妻女姦占被誘知情扛擡例擬徒道光四年湖廣司錢在州說帖數犯罪事後在逃條

等因查該犯等三人往搶例得稱衆夥犯黃魁等不知搶情祗係被誘隨行幫同扛擡應各科各罪而在該犯則係夥衆搶奪檢查二十一年陝西省李有義唆誘李漲勞等三人往搶杜氏一案經本部以李有義糾衆已在三人以上焉得謂非聚衆題駁在案此案糾夥情節正與李有義相同查閱該犯皆一供招僅稱與氏翁同莊認識其非素有瓜葛可知該犯所託說媒之人並未往說其不得爲先經媒說可知照本部議駁李有義前案應科以爲首斬決之條如

謂例內有聚衆夥謀字樣該犯雖經聚衆祗係哄誘偕行究未夥謀似照並非聚衆之例亦應與首與人爲妻妾者同擬絞候其拒捕推跌氏翁成傷係輕罪不議乃該省以該犯伙未姦污竟援強奪良家妻女之例聲稱律得議減是以素無瓜葛之案而引案有瓜葛之例已屬援引錯誤且以搶奪婦女自爲妻妾之犯較之但強首與人爲妻妾例應絞候者反輕亦未平允似應議駁至從犯罪名尚無錯誤應請先行照覆議另擬稿尾錄呈 稿尾 查例載聚衆夥謀搶奪

路行婦女或賣或自爲妻妾者並聚衆夥謀於素無瓜葛之家入室搶奪婦女無論曾否媒說一經搶獲出門即屬已成爲首者斬立決爲從皆絞監候其有並非夥衆但強賣與人爲妻妾者擬絞監候若於素有瓜葛之家先經媒說未允因而糾衆強搶者仍按強奪姦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及律載豪強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強奪良家妻女倘未姦污者照已被姦占律減一等定擬各等語是搶奪婦女分別定罪之例以有無瓜葛爲斷

而素無瓜葛者又以是否夥衆爲斷至因搶奪而占爲妻妾其情較賣與人爲妻妾尤重例於路行婦女下載明或賣或自爲妻妾者同科舉一以反三而於並非夥衆之下但稱强賣與人爲妻妾者統俟舉輕以該重也若例載仍按强奪姦占已未成本律例科斷之文係專指素有瓜葛又先經媒說未允者而言不得混行牽附致滋出入此案曹二因魏氏夫故欲娶爲妻央氏翁之堂弟曹泗恭爲媒曹泗恭不允曹二起意搶奪糾邀黃魁黃玉成等同往將魏氏搶拉

出門婦令黃魁等先行魏氏喊救氏翁卓泗明追趕
被曹二推跌搕傷額顱黃魁等將魏氏送至曹二家
卓泗明邀人將魏氏奪回尚未姦污查該犯糾夥已
至三人下得謂非聚衆檢閱供招該犯與魏氏祗係
同莊認識素無瓜葛又無先向氏翁媒娶之事雖被
糾之黃魁等被誘隨行不知搶情祗應各科各罪而
該犯則意在糾搶業已夥衆逞兇自難寬其為首之
罪其拒捕推跌氏翁成傷係屬輕罪不議如謂該犯
僅止聚衆尚未夥謀即照並非夥衆之例亦應依並

妻被悔婚強奪
媒人之媳抵制

非夥謀但強買與人為妻妾者例擬以絞候今該撫以曹二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聲明律得減流仍照搶奪傷人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例擬軍是以素無瓜葛夥搶婦女之案而引強奪良家妻女之例援引已屬錯誤且以搶奪自為妻妾之犯較買與人為妻妾者轉輕擬斷亦未平允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核定例另行妥擬其黃魁等二犯均應如所咨先行完結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安撫　咨呂得起強搶汪氏尚未姦污一案查此案

張閏之叔張幗淋病故遺妻馮氏經張閏之母詹氏說媒將馮氏嫁與呂得起爲妻議明財禮係馮氏夫兄張幗賢主婚後張幗賢以呂得起並非同鄉起意悔婚另嫁呂得起與馮氏成親後旋即外出張幗賢即令堂弟張幗佐等將馮氏接回託汪中言方添相媒合嫁與同鄉王定幗爲妻呂得起控縣差拘未到呂得起意及馮氏係張閏之母說合馮氏被張幗賢另嫁張閏不爲我尋欲搶張閏之妻汪氏作抵並以馮氏另嫁時係汪中言做媒嚇逼同行復邀同方添

相等至張關家將汪氏搶至家內尚未姦污被控獲案查呂得起因被張幗賢將伊妻悔婚另嫁祇歸咎於從前媒合之人強搶張關之妻作抵訊未姦污自應照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例科斷汪中言係被逼隨行並非夥謀強搶且在空地等候亦未同往搶奪該省將呂得起依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例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汪中言依逼誘隨行例擬杖八十並將另嫁之張幗賢等照律分別擬杖查核情罪均屬允協應請照覆嘉慶十七年說帖

夥搶爲從雖未入室仍應擬絞

吉林將軍　咨李勇搶奪戴白氏一案查案內之張信聽從搶奪婦女該犯雖未入室究屬濟惡按例罪應擬絞該將軍將該犯於首犯李功斬罪上減等擬流與例未符該司駁令另擬洵屬允協應請照辦

嘉慶二十年奉天司說帖

刑案匯覽卷八終